

愛與憎



abc.



華樂圖書公司

樂華圖書公司

創作叢書

愛與憎

李鶴羣著

上海

樂華圖書公司

1931



1931 4 1 付排

1931 5 10 出版

1—1500册

版權所有

每册實價大洋五角

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印行

四馬路五四九—五五〇號

I

在一天的晚上，天空滿佈着陰霾，那重重的陰霾掩蔽了朦朧的黃月，整個的大地，變成黑魘魘了；寒風像受了風姨的鞭策似的，呼呼地狂吹着，大地上除了風聲怒吼外，已靜寂無聲了，造成了一個淒清的寒夜。

志強獨坐在一間狹小的室中，癡望着如豆的燈光，聽到窗外的怒吼的風聲，他推開窗子，向着黑暗的大地望去，像在黑暗中發現了什麼東西似的，站在窗前不動，到了寒風侵襲肌膚而感到凍冷時，才從容地把窗子關上；但是，他像有許多不快

的情緒在胸頭充塞着一般，臉上表現出一種憂鬱的神態，無意識地在室內踱來踱去，狹小的斗室，已被他遍踏了，而他却沒有感覺到。

“唉！我因沒有那萬惡的金錢，以博拜金主義者的歡心，至使我懷裏的愛人，被人家硬生生的奪去；我又因沒有那勇敢的精神，去推翻那個牢不可破的囚籠，至使我的愛人墮入痛苦的深淵；我簡直是一個弱者，是個沒有熱血的人，眼望着愛人墮入陷阱而不去救護，却獨自隻身遠走，去領略流浪生活的滋味，至變成垂死的殭屍，遭受一切折磨，飽嘗人生苦味！”志強坐在書案前的椅子上，模糊地發出這樣的歎聲。

“唉！人生！灰色的人生；”他繼續說着。“縹緲的人生！烏煙瘴氣充滿了整個大地，我向何處找光明？怎能找到光明？四周都是黑暗陰森，氳氳滲透了臭銅的腐味；社會的畸形現象，不絕地在人們眼前暴露，痛苦的輾轉呻吟，一陣陣地打動人們的耳

腔。可憐懦弱的我，竟飽受流浪生活的痛苦啊！唉！我是一個迷途的羔羊，躑躅在渺無人烟夕陽下的荒塚，寂寞淒涼！我是一隻負創的小鳥，徬徨在灰色的黃昏中，在這邊棲了一刻，又飛到那邊去棲息！我將要長此流浪了，我不願再對故鄉說聲‘我已歸來！’

經了一會的靜默，他呼了一口氣又歎着：“我曾嘗過愛的滋味，我曾受過愛人的溫存；我的熱血也曾爲着愛而狂流，我的心弦也曾爲着愛而緊張；鮮紅的迷人的櫻唇，曾和我淡白的唇兒湊上；溫柔的婀娜的纖腰，也曾貼近我胸前；我的生命史上遺留着一頁燦爛的記載，我也披過緋色的燦爛衣裳；但是，現在已卸去那件緋色的衣裳，換上一件慘淡的布袍了。唉！我留戀着過去的一切，我懷念起從前的愛人，只恨不知她底存亡，未能在她面前吐露我心頭的憂鬱！我的愛人！我唯一的愛人呵！你可曾知道我的創傷？”這時，除了窗外的寒風在呼呼

地狂吼外，房中的一切，都浸在沈寂的狀態中。

回憶過去的陳迹，是最無聊的一回事，而在冷靜的深夜，回憶起失去的甜夢，最容易引起悲哀的。志強自流浪以後，對於過去的憧憬，是不敢回憶的，可是他被寂寞的侵襲中，抑壓不住胸頭的情緒了，煩惱和悲哀交織着，籠罩了整個的心靈，過去的陳迹，却像電影似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開映了，他終於跌入回憶的漩浪中，把在他生命史上佔重要地位的一頁緋色的記載回憶起來。

II

在一九二五年的時候，他剛在C州T城育英中學念書，他能夠享受中等教育而入育英中學念書，固然是父母的愛護，希望兒子將來增光門楣。但是，因志強受中等教育，至使在高級小學剛畢業的弟弟，失去了升學的機會而到店舖去做學徒，那時他自己覺得很難過；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他對於求學的精神越加認真，努力向學業上去，免至有負父母的期望；因經濟不充足的原因，在課餘的時候，寫一些文藝作品投到報館去，藉那些微薄的報酬，以減輕父親的担負。在那個時候，C州的革命怒潮

正在暴發出來，那股怒潮澎湃着，不僅打破了中國的沈寂狀態，而面目猙獰的帝國主義也爲之吃驚了。T城雖是一個很小的城市，却也受了革命怒潮的影響，和革命怒潮並起的工會商會農會……都次第成立起來，努力從事革命工作，學生聯合會雖還沒有組織，而各校已有學生會的誕生，整個的T城，已瀰漫着革命的空氣了。那時候，志強是有英中學的學生會主要人物，是總務部的主任，今天開會，明天演講，工作非常忙碌，但他青春的火燄正在高漲着，革命的情緒充塞在胸頭，雖然在忙碌着工作，却不覺得辛苦，還很熱烈地幹着。在他參加青年運動以後，生命史上就遺留着一個不可磨滅的印痕！

我國的紀念日是特別的，尤其是在五月。在革命政府指揮下的C州，對於各種紀念日，都開一個紀念大會，以表揚革命精神，喚起民衆。T城雖是僻處一隅，文化較爲閉塞，而受了革命的怒潮的影

響，每一次紀念日也開紀念大會，一般民衆對於革命雖還沒有深切的了解，可是已很熱烈地參加，不像從前的沈寂了。在五月裏，‘五一’‘五四’‘五五’‘五七’‘五九’連續地到了，於是紀念大會也連續地開着；宣傳是革命過程上不可缺少的工作，而喚起民衆又是革命的主張，所以宣傳的責任就落學生身上，每次由各校派出代表，到鄉間宣傳去，實踐到民間去的主張。志強是育英中學的代表，在幾次奔走宣傳以後，精神上雖不覺得痛苦，而身體上却不免有疲勞的徵象，於是他病了，在病魔退後，他帶着瘦弱的身軀回校上課了：沈寂着的中國，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情來，帝國主義者在上海造成一個空前的慘案了，這慘案，不僅使陷在麻木狀態中的中國民衆，從靜寂中沸騰起來，而全世界也爲之震動了！在以‘打倒帝國主義’‘取消不平等條約’爲目的的革命集團指揮下的C州，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以後，憤激的空氣比任何地方緊張，但是，除了

努力做宣傳工作，喚起民衆外，只採消極的手段，竄行經濟絕交，因為革命勢力僅及一隅，未能遍佈全國，雖有很好的主張，也無法施行呢！T城的‘五卅慘案紀念會’開過以後，學生們又負責到鄉村去宣傳了。

志強雖是剛從病魔手中逃出來，而在慘案消息聆到以後，熱血已在胸頭沸騰了，他憤帝國主義的兇殘，哀同胞的無辜犧牲，已忘記自己是一個病後的人，醫生小心靜養的吩咐已拋到九天以外，他不顧慮自己的健康，也不顧到父母的期望了；他爲着自己的責任關係，又參加黨部所召集的各校代表大會，討論宣傳的進行了。雖然有幾位相知的同學勸阻他，使他保重身體，但是，終抑壓不住在胸頭洶湧的熱情呢！距開會時間還有三十分鐘，他却打破我國遲緩的不守時刻的慣例而走向縣黨部了，在他走進黨部時，除了黨部的工作人員以外，只有兩個白衣青裙的女學生坐在一隅。他正在和

宣傳委員李君打招呼時，忽然有一股清瀝的聲音刺激耳腔，像有人呼自己的名字一般，連忙四顧，見剛才坐在一隅的兩個女學生中，有一位站起來向自己微笑；他的神經的感覺性太弛了，經了許久的審視，才知道是自己的表妹，於是脫口對她說：“淑珍妹！是你呼我嗎？”而心中已覺得很慚愧了。

淑珍是志強的表妹，他姑母的女兒；她在培仁女校念書，因為校規很嚴，學生的行動不能自由，所以他和她雖是同在T城念書，距離咫尺，却也很少會面的；而在社交不能公開的T城，她固然不敢到育英中學去找他，而他也不敢到培仁女校去訪她的；他們除了在馬路偶然遇見時點頭招呼以外，是再沒有見面的機會的。這次他在黨部碰到她，是意想不到的，他知道她的使命也和自己一樣了，他在表妹回答自己的詢問以後，就走向她近前去了。在他走到她們近前時，他的表妹向着他微笑，而她的同伴却也站起來了，他帶笑向表妹望了一眼，又

向她身旁的同伴望去，湊巧得很，在他的眼光射過去時，對方的眼光却同時射過來，四條眼光交射着，變成了兩條直線，他慚愧了，兩頰上已湧出一股熱起來，而對方也像害羞似的，臉上飛上兩朵紅雲了。

在風氣閉塞的T城，經了革命怒潮的振動，男女社交方吐出嫩芽來。志強從來沒有和陌生的女性交接過，在環境支配又缺少男女社交的機會，他驟然見到一個陌生的女性，心兒狂跳了，口中又囁嚅着，已露出手足無措的窘態了。他的表妹却很機警，已猜透他心中的情緒了，她帶笑說：“你們沒有認識，我來介紹吧！”“這是張雪貞女士，是我的同學。”她指着身旁的同伴對他說。同時，她又指着他說：“這是林志強先生，是我的表兄。”他在表妹介紹以後，只微微點首，沒有說出聲來，而臉兒已通紅了；而她在表妹介紹以後，却發出疑問來：“哦！林志強先生，就是常在報紙上發表文藝作品的韓

志強先生嗎？”她帶着疑惑的眼光望着雪貞。這時，志強的臉兒越紅了，心兒的跳躍也越急了，他正在懷疑着自己的名字爲什麼竟能深印在少女的心坎中？他的表妹已說出來了，“是的”，她說：“就是你最喜歡讀他的作品的人了。”經這樣的說明似的回答，他心中的疑團破了，他私喜着有一個喜歡讀自己底作品的人！“原來就是青年作家的林志強先生！久仰了！有眼不識泰山！”雪貞微笑說着。在意外的稱頌中，已令人很快樂了，何況又是一位陌生的妙齡女郎，快樂和羞愧交織着在他胸頭了，幾乎沒有回答的能力了，只帶着顫聲說一句“不敢當”，別的話已說不出來了，雖然很想多說幾聲。

在社交公開正萌芽著的當兒，兩性間的交際，在從前還沒有，所以和異性交際的人，時露出窘態來，志強當然不能例外。他除了說過“不敢當”外，沒有說出第二聲來了，他心中正在要找着應說的話，可是搜了一番也找不出一句相當的話來呢！心

兒跳着，臉兒紅着，他已露出窘態了，他想離開她們了，但是，在表妹告訴開會時間還未到而要求坐談時，足兒已麻木似的不能移動了，就在她們的前面的椅子上座着。他坐在她們面前，覺得遍身遇着刺似的，現出不自然的狀態了，他正在憂慮着自己手足無措的狀態被她們看破時，表妹的聲音已打破了心中的疑慮了。“強哥！你近來爲什麼這樣清瘦？我見了你幾乎認識不出了，你不要太過用功啊！”淑珍對他說。“我清瘦嗎？自己却不覺到，大抵是病後的現象吧？我前日宣傳歸來，生了幾天病呢！”他回答着。“你生過病嗎？”淑珍驚訝起來了。“毋怪你這樣清瘦了，病後理宜靜養，爲什麼你還來幹這種事情？”他興奮地回答道：“帝國主義已伸着毒爪來加諸弱小民族身上，而我國的民衆却還在迷夢中；國將不國了，那能還計及自身？”“林先生真不愧一個革命青年！可算是新時代的典型人物了！淑珍姊你以爲是不是？”在他說完後雪貞接

上說。牠們笑起來了，他的臉孔紅漲着。

距開會時間不遠，各校的代表已紛紛到了，他們的談話中止着。會議開始了，一張鋪着潔淨的白布的長桌，二十多個學生分坐兩旁，宣傳委員李君站在一端，很詳細地報告慘案的經過情形，次又說明召集會議的意思，最後指示宣傳的方針；大家遏制着胸頭的情緒，很留心地聽着。那時，志強的座次，剛和表妹相對，雪貞就在表妹身旁，所以他一面聽着報告，一面又把眼光偷射到前面去。在他的眼光偶然和他表妹的眼光碰到時，她微微地笑着，他也報以一笑；在他的眼光偶然和雪貞的眼光接觸時，却像遇着銳利的刺似的。立刻收回而不敢向前放射，同時，心兒狂跳着，臉兒又有一般熱氣在湧了，像四周的人都在監視着自己一般，使他不敢妄動了，而他的眼光却像鐵和磁石一般，總是要射到前面去。在宣傳委員說過以後，各校代表的宣傳區域，由他指定了，育英中學是擔任南路的，培

仁女校却担任西路；在區域分配以後，各校代表就出發了，他離開黨部的當兒，他表妹對他說一聲“強哥”再會，而雪貞也向他說一聲‘林先生’再會，同時，臉上露出兩個笑渦來，這兩個笑渦，在他看來像有很強的誘惑性，一種莫名其妙的惆悵籠罩着他的胸頭。

宣傳歸來，受學校當局的特別待遇，自修課准予休息。同行幾位同學，在這消息聽到後，有的走到外面去了，有的在校園向教師陳說宣傳的經過，有的伏在書案做着日記，志強却覺得很倦了，大抵是病後的原因？他獨自臥在寢室裏，寂寞無聊，腦海中不覺現出日間的印象來。今天在意外中遇到了表妹，却由她介紹一個女友，真是夢想不到啊！他心中這樣想着。同時，一個白衣青裙的女學校裝束的妙齡女郎，粉白的臉兒，襯着兩塊鮮紅的唇瓣，唇內藏着編貝似的牙齒，短短的烏黑頭髮，一雙活潑含情欲語的眼睛，苗條的身段，在微突的

胸前，掛着一個盾形的校徽，……已把腦海裏的思潮衝破了，腦袋竟像照相機似的，她的情影已深印着，却絲毫畢現地露出來了。他癡望着帳頂，在潔白的帳頂上，像有一個少女露着微笑似的，笑容却比日間在黨部門首時的還要嫵媚；他耳腔也像有一般清脆的聲音衝進，那聲音比黃鸝的歌聲還要動人；但是，在意識回復時，一切都沒有了，帳頂是潔白，何嘗有微笑的情影？室中是靜寂，何嘗有清脆的聲音？只有自己獨臥床中，一盞黃昏的燈光照着。自修課完了，同學又紛紛回到寢室了，在他們的談笑聲中，他的幻想被他們的聲音消滅了。在睡鐘敲過以後，燈光熄了，同學們都入夢了，他又在回憶和幻想的浸沈中，莫明其妙的總是拋不掉日間的印象，整個的胸頭已被她的情影盤據了。

原书空白页

III

帝國主義的毒爪在上海向中華民族示威以後，又在L K各地繼續着，整個的中國，都要被她蹂躪了，在中華民族史上留下不少的污痕了，五卅慘案還在抗持中，同胞的殷紅血跡還未乾，而在C州又爆發出一個慘案來！那是六月二十三日那一天，C州的民衆對五卅慘案而作示威巡行，經沙基，突遭帝國主義者的走狗開槍向羣衆掃射，手無寸鐵只有滿腔熱血的羣衆，又在槍林彈雨中犧牲，沙基慘案又繼五卅慘案來到了！在革命的旗幟下，民氣憤激起來，像狂濤似的洶湧着；而今帝國主義

寒心的經濟絕交，就在這個狀態中發生出來了。在慘案發生以後，T城的民衆大會，又慷慨激昂地開過了，革命空氣充塞着整個的T城，縣黨部爲着要實行喚起民衆，於是在大會結束以後，又召集各校的學生，負責到鄉村宣傳去。志強像受熱烈的情緒所驅使，又像具有心中的希望，距開會時間還有二十分鐘，他已走到黨部去，到了黨部時，各校的代表多已到了，僅還有二三校的代表未到；開會時間到了，會議就開始舉行，在討論宣傳的進行時，培仁女校的代表才珊珊來，他心兒忐忑着，偷偷地一望，表妹却沒有來，除了前次由表妹介紹認識的張雪貞外，還有一個頭上梳着S髻的少婦姿態的學生，大抵她們見自己遲到了，臉上現着紅暈，像無限的嬌羞了。

討論結果，宣傳的工作決定了，區域的分配也妥當了，這一次的分配，和從前不同，不是以學校做單位，而是以個人來作單位的，由宣傳委員指

派，志強被派爲東路宣傳員，這一隊裏，除了他的同學陳君以外，還有兩位女學生，就是培仁女校的代表張雪貞和她的同伴。分配手續完了，宣傳員紛紛向自己的地域出發去，志強也站起來了，張雪貞帶笑望着他說：“林先生！我們出發吧！”他在無意識中答了一聲，她們就站起來了，同學陳君還默坐着，像沒有聽到他們的談話一般；他督促陳君也站起來了，四人相對地站在議桌的兩旁，他望一望張雪貞，望一望她的同伴，又望一望陳君；張雪貞打破了沈默的態度說出來了，她說：“我介紹你們相識吧，這是我的同學黃一清女士。”她指着她的同伴而望着他，同時，她又指着他對自己的同學說：“這是林志強先生，就是令人崇拜的青年作家；他是淑珍姊的表哥，我前日由淑珍姊介紹認識的。”她說完了就望着他，他知道她在要他介紹陳君了，他帶笑說：“這是我的同學陳雲飛君。”“這是培仁女校高材生張雪貞女士：”同時他又這樣說。介紹

以後，他們相顧一笑，就離開黨部而向城東出發去了。

他們向城東去了，一支白布黑字的旗子，上面寫着‘東路宣傳隊’幾個大字，隨風飄揚，惹得不少的人們注目和敬意；宣傳不可少的傳單在張雪貞手中，旗子却由陳雲飛緊握着。他們靜默地走着，像各人有許多心事在沈思一般，只有足兒走動時所發出沙沙的聲息，調和沈寂的空氣。他很想對她說話的，可是又不知道說什麼好，後來他記起表妹，就打破了沈寂的空氣了，他對她問：“張女士！淑珍表妹近來好嗎？”“淑珍姊正在病榻中呢，如果她不是抱病，又要為黨國宣勞了，”她帶着沈鬱的聲調回答着。經了這簡單的對話，沈寂的空氣雖然沖散，但是，一剎那間又恢復原來狀態了，只有步履聲和風吹着旗幟所發出來的飄飄聲相應和着。

他們抱着宣傳的使命，很匆忙地向前走着，行行復行行，已走到他們所預定的目的地了。在他們

走進目的地——V村的當兒，一般鄉民都以奇異的眼光射在他們身上了；經他們說明來意以後，鄉民們像還有一點愛國的熱誠，有的人對他們說：“先生們！你們在這裏候一刻兒，我們去叫各人來聽你們的演說，那種赤眼紅鬚的外國鬼真是可惡！”說罷已分途去了，一剎那間，許多人已蜂湧出來了，很熱誠地抬出一張八仙桌來做臨時的演講台，又燒了一茶壺來給他們解渴，在這種熱誠的招待下，已使他們蘊藏在胸頭的情緒奔馳了。演講開始了，陳雲飛首先發揮，她們在分發傳單，爲着人數太多的原因，在擁擠向前來討索傳單的狀態中，她們有點心慌了，張雪貞對他說：“林先生！他們這樣擁擠，我有點害怕了，你去分發吧！”她把傳單交給他了，他在接取傳單時，手兒不覺觸着她的手兒，溫軟，潤膩，一陣說不出來的感覺，像電流似的遍佈週身了，他的意識幾乎在這一觸中迷茫了，如果鄉民們不向他擁來討索傳單的話。

柔滑細膩的纖掌，爲什麼有這樣偉大的力量？在偶然一觸後，竟會把我全身都熱起來，週身像發燒一般，好不神秘！他心中這樣疑惑着。一陣鼓掌，把他腦海裏的幻想驚碎了，原來陳雲飛的演講結束呢！陳君走下來了，黃一清又站上去，發出一股清脆的聲音對民衆說着了；那時候，陳雲飛一面喝着茶，一面用手帕拭着臉上的汗珠，志強和張雪貞並坐在一張長板櫂上，一陣陣的芳香氣息撲過來，幾使他的神志沈碎了，他想審視身旁的她，而在萬目睽睽中，却又不敢向她一望。他正在跌入幻想的漩渦時，她附着他耳朵低聲說：“林先生！我們到別處再說吧，時間要節省一些啊！”他幾搖蕩不能鎮定了，靈魂兒已在這喁喁幾聲中脫離他的軀體了，他回答不出了，只點首示意。又一陣鼓掌聲，黃女士走下來了，他就對着聽衆說：“各位同胞！現在因爲時間的關係，不能再講了！……”還沒有說完，聽衆們已喧嘩起來了，要求他們再講一會，他們不能

推辭了，在聽衆們熱烈的誠懇的要求中，只得取消原意，答應再作一個簡單的說明，聽衆們一陣掌聲，表示勝利了，靜息地站着，希望再有新的知識的獲得；當志強站上桌上去時，一陣歡迎的鼓掌聲，使他不覺微笑起來，於是就把這次慘案的發生和國人應有的態度說了一會，結束後，就離開了V村了，雖然聽衆的欲望還未滿足。

他們離開V村後，就依着預定的計劃進行，取道向G村去了；在路上，一面踏步向前，一面說着V村民衆的熱烈，已不像在出發時的沈寂了；在談笑中，忘掉路程的遠近，G村已在目前了。G村的民衆，雖是比不上V村的熱烈，但也跑來圍着他們，聽他們的演說的；在未開始以前，志強想首先講述，陳雲飛和黃一清二人已同意了，只有張雪貞反對着，反對的理由，就是因他剛在V村說過，要休息一回，才可以再說的。起初他還堅持着，後來在她的勸告中取消了。但心中又懷疑着，在她那種

誠懇的親熱的態度中。

演講開始了，張雪貞站在一張木桌上，對著聽衆發出清脆的嬌聲了。她把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的事實說出來，跟着就說明現在的危機，最後詳述這次慘案的經過，和民衆應負的責任，說得有條不紊，清楚流利，他心中已很佩服這個才貌兼全的姑娘了，而聽衆裏面，也有人在讚賞她是一個伶俐的姑娘；一陣鼓掌聲，她已含笑走下來了，陳君又以先知啓發後知的態度在說着。雪貞珊珊地走到他面前，撒嬌似的對他說：“真是熱煞我啊！”她用着一方小小的手帕拭着額際的汗珠，在她粉白的兩頰上現出兩朵紅霞，越覺美麗動人，她站在他身旁，靜聽着陳君那種悲壯激昂的講述，一面搖動手中的小摺扇，一股芳香的氣息，一陣陣地隨着扇風而鑽進鼻腔，他的靈魂又被陶醉了。拍拍的鼓掌聲，陳君已演完了，他站上去，大略地把慘案的經過和今後的方針說了一番，就跳下來了，他覺得口

渴得很利害，正想向聽衆索茶解渴，她像知道他苦渴一般，帶笑對他說：“林先生！你苦渴嗎？我給你一點解渴的東西吧！”同時，她從袋裏淘出一顆小小的藥梅來；他已渴不可耐了，更加是她的美意，於是在她手中接過來，放進口裏去，覺得一股芬芳的氣味，直透心裏，他不是知道是藥梅的本質底芬芳？還是受衣香薰陶後的氣味？那股芬芳的氣味，已麻醉了味覺了，而口渴也解除了，比喝兩杯刨冰來得還要快，他除了感激她的美意外，還私自欣慰着。

他們離開了G村以後，依着規定的計劃實行，N.村P.鄉S市幾處的宣傳工作做過以後，太陽已偷偷躲到西山去，夜之神已一步一步的進到大地來，預備接受管轄大地的職權了。他們經了一天的奔走，身體不免有點疲倦的象徵了，可是精神上却覺得很快樂，在S市宣傳工作結束後，就帶着踉蹌的步武走向T城去，抵T城時，城中已燈火輝

爐，像歡迎爲黨國宣勞的他們似的。他們分途返校了，抵校以後，他匆匆用過了晚飯，身體感到有點倦意了，滿想休息一回，以恢復疲倦的精神，但是，還有一點事情要幹，就是要把宣傳的經過做一個報告的；於是他伸一伸懶腰，鼓着餘勇，在暗淡的燈光下來寫宣傳的經過了。他執着筆兒，蘸上了墨汁。正在要寫上那張潔白的紙張時，忽然在紙上現出一個美麗的情影，是張雪貞的情影，含笑欲語的望着他，他手兒酸軟了，手中的筆兒拋落了；但是，在意識回復時，再審視潔白的紙上，已沒有她的情影了。只是一張平鋪着的白紙，和昏黃的燈光反映着，他自己笑起來了，他笑自己的神志竟迷惘到這個地步。經了幾番欲寫而停的狀態，才決意寫下去，在他草率地寫成宣傳經過的報告時，校外的更鼓瑟瑟，報到是三更時分了。

他帶着疲倦的神態倒向床上，意識已漸漸地模糊了。好像獨自在一個曠場上徜徉，正是一個清

幽的月夜，晶瑩的月兒，高掛在天空，渺茫的碧海，鑲着幾片白雲；錯落的星兒，放出閃爍的光芒和月兒相輝映，曠場的四周靜悄悄，遠處也一些聲息都沒有了，只有微風吹來以後，樹葉發生出一種窸窣的幽微的聲息；除了場旁裏濃密的樹影外，皎潔的銀光，已遍洒了茫茫的大地，形成了一個清幽的月夜。他在月下徘徊許久，足兒倦了，就在草地上坐着，領略皎潔月夜的景色，胸中覺得很愉快了，忽見一條黑影在樹影以外搖動，像奔向自己這裏來一般，他心中怕是魔鬼現形了，立刻站起來。

他想起魔鬼的猙獰面目，心兒也狂跳着，幾乎跳將出來了；他想逃避了，可是足已麻木了似的，一步都跑不動了；剎那間，黑影已越過樹影了，在皎亮的銀輝下顯露出來了，原來是一個妙齡女郎，他心中的恐怖由漸減而消滅了，黑影漸漸走到近了，在他諦視以後，不覺大呼起來了，他喊道：“哦！我以爲是誰？原來是張女士，嚇煞我了！”黑影

走到近前了，她說：“林先生！你還沒有睡覺嗎？”他心中很歡喜了，在清幽的月夜，竟會見到心中戀慕的人，又那不令他心花怒放？她的聲浪衝破了他的思潮，他才回答出來：“是的，我留戀着這可愛的月色，不忍就眠呢！”“愛月夜眠遲”，真堪爲你詠了！我被月色照在窗上，令我不能成寐，所以走出來散步月下，我見有一個人影立這裏，受了好奇心的驅使，就走到這裏來，不意却是你獨自在這裏，真是奇異！”她又帶笑說着。他又接上說：“我見一團黑影移動着，又是向我走來，心中已很害怕了，我以爲魔鬼在深夜出現，正想逃避了，到了你走近前時，我才知道不是面目猙獰的魔鬼，而是一個美麗動人的姑娘，我的心兒還在跳動呢！”她帶笑地又說：“林先生！你的胆太小了！月色這樣皎潔，夜景這樣幽美，好景不常，我們坐下來談談吧！”他和她並肩坐在草地上了。

在晶瑩的月光下。他覺得更加美麗動人，身上

披着一件薄薄的睡衣，足上沒有穿襪子，只穿着一雙拖鞋，潔白的圓膚，在月光下掩映着，頭上的短髮蓬鬆，倒有一點頹廢美，粉臉被月光照映得越覺可愛，對着這個美麗的姑娘，在清幽的月夜，他心中充滿着愉快了；而從她身上噴發出來分辨不出是衣香是肉香的氣息，一陣陣刺激他的嗅神經，他的意識已沈醉了。在喁喁的談話中，她的手兒已握在他手中了，一股熱烈又傳遍全身了，他想立刻對她說出心事來，‘我愛你’三字始終說不出來。後來他鼓着勇氣向她說了，但是，只說出‘我愛’二字已不能說下去了，在她追問以後，才顫抖地說出‘你’字來；他心兒已狂跳了，怕她生氣，更加怕她絕裾而去，那知竟出他意外？她却默不作聲，低垂粉頸，像無限的嬌羞一般。

他在她俯首不語中，知道她已默許了；用手挽着她的粉頸，她已倒在懷中了，他在她兩塊鮮紅的迷人的唇瓣上狂吻着；那時候，月兒在空中微笑，

風兒也低唱着幽輕的頌歌了，他覺得很快樂，比得到寶鼎的勳章還要快樂了。坐了一會，她要回去了，他們一齊站起來，攙着手兒走着，他決意送她回去呢！一雙影兒在地上活躍着，在穿過樹蔭的當兒，他忽跌了一交，他的手離開她了，頭兒碰在樹根上。他的意識回復了，何曾到過什麼曠場？又何曾遇到美麗的姑娘？自己高臥在床上，頭兒靠着牆壁，一切都沒有了，原來是在夢中！房中的同學們的睡興正濃，窗外是黑魆魆的。一點聲息也沒有，他心中感到無限的悵惘！

IV

志強自那天宣傳歸來以後，腦海中就深印着雪貞的情影，耳腔就存留着雪貞的聲音，在睡眠中發生了幾次的幻夢了。他在課室上課時，她的情影在腦海裏現出來；在深夜失眠時，她的情影也顯露出來；甚至對着書本，書本上就有她的情影；閉着眼睛，她的情影就站在目前；而那股清瀝的黃鸝歌唱似的聲音，時常在耳際縈迴，他的生活已發生劇變了。他記起在宣傳時候雪貞對他的態度，使他不可太過勞苦的勸告，還留存在耳腔；給他解渴的藥梅，還有餘香在齒間；她這樣誠摯的態度，不是對

我具有深意嗎？我要對她表示吧，表示接受她純潔的真摯的愛！他心中這樣想着。同時他又矛盾地想着：我誤會了，這種友誼上的態度，怎能算是愛的表示？她在無意，我却認為有意，這不是自討沒趣嗎？窮光蛋的我，那還有人肯和我談什麼戀愛？戀愛嗎？金錢是先決的條件，是一切的原動力，沒有金錢，不能妄談戀愛；我要談戀愛，金錢呢？唉！不要妄想了。或許她獨具卓見，不肯把戀愛混合金錢，戀愛一件事，金錢又一件事，是不能混在一起的，所以肯對我表示愛意呢！他又這樣想着。但立刻他又反駁了：這是不會的，在這個時代的女子，那還有不崇拜金錢？她們的愛可以用金錢去換取呢！我不要妄想了。他腦海裏除了這兩種矛盾的意識存在外，已沒有別的意識存在了。

兩種矛盾的意識，在他胸頭交互地織成了一層薄薄的網，把整個的心靈蒙蔽了。有時在興奮中，認定她對自己是有深意的時候，他就立刻握筆

伸紙，寫一封具有熱情的信，預備寄給她，但每次在筆尖還未落到紙上時，却又消失了原有的勇氣；他怕她不是有真意，至弄成笑話；他更怕那張牙舞爪仗着最後的餘威來噬人的惡魔一舊禮教來摧殘；於是勇氣消沈了。雖然有時受熱情的驅使，和自信力的引誘，毫不顧忌地盡情地寫下去，可是寫不上兩行，就把牠撕掉了拋向字紙籠中，寫來寫去終是寫不成功，沒有片紙隻字寄到她面前，只充塞着小小的字紙籠，字紙籠已變成她的書案了。他覺得自己的心理有點突進的變態了，這種變態，在別人或許還看不出來。而她的情影總是一刻不離地佔據他的胸腔，想念的是她，思慮的也是她，他已受她的影響到功課了。本來，他從前對於異性是沒有什麼希求的，也沒有追求異性的偉大的冀圖，但自認識了她以後，却不絕地向她追求，覺她在引誘着，爲着她而受到無限的苦惱；爲什麼她竟有這樣偉大的引誘力，使我的心靈爲之顛倒呢？他心中時

常生出這樣的疑惑來。而他的疑惑終不能破除，只覺得她有點神祕性。

性的苦悶佔據了他的胸頭。而大好的時光，却偷偷地溜了去，大地已在夏之神統治中了。暑假期跟着夏之神而到來了，在試驗結束以後，學生們都束裝歸家了；在育英中學的試驗結束後，志強也想整理行裝，回去省視家中的雙親，後來却不果行了，因為有幾位同學在暑假期內設立一間暑期補習學校，約他共同合作的，所以他打消了歸家的念頭。在假期開始後兩天，他搬到暑期補習學校去了；一星期後，學校開學了，學生有八十多個人，校務由他和三位同學共同負責的，在下課以後，大家坐在一塊兒談天說地，却還不覺得寂寞，但他心頭的情影，却依然在迴蕩着。現在各校已放暑假了，未知她回家不？近來的生活怎樣？他心中已有了這樣的懷念。有時記起表妹淑珍。却欣欣然有喜色，覺得光明在前面引手招着；他想走到培仁女校去

找他的表妹，希望在表妹口中得到她的消息，但是，一念到站在四周的惡魔，却又寒心起來。而培仁女校的校規，和別的學校不同，校中的學生沒有行動自由，也沒有書信自由，因此，才博得T城一般人的信仰，推為T城女校中最完善最良好的學校。學校當局對於學生的行動和書信，設立一個監察的機關，專司這種檢查的職務，如果學生要會客，先要經這監察機關的詳細詢問，在許可以後，學生才可以到會客室接見，而在室外還有人在逡巡着，監視室內的言論和動作；至於書信自由權，却完全剝奪了，學生的來信，總是要經監察機關的檢查以後，才發給學生的；這是他的表妹所告訴的。他想到培仁女校去，但是，他怕表妹已回家去了，他更怕這個陌生的名字，引起學校當局的懷疑；他在幾番思索以後，訪問表妹的熱情已冷了，她的消息終是沈寂着。於是鬱鬱不樂的神態，時常在他臉上流露出來。

暑期補習學校上課了，志強開始嘗試教師的滋味了，也許不是真正的教書生活的滋味，他還不覺得困難和痛苦，不過心頭的煩悶，說不出來的煩悶，總是佔據着胸頭！在一天的下午，他在工作停當以後，覺得很無聊，煩悶又洶湧在胸頭了，於是穿起衣服，戴上帽子，無目的地走向馬路上去，他想胡亂地逛一回馬路，藉以消悶的；他從C馬路轉過Y馬路，S馬路：再折而向P馬路走着，他是具有一種希望的，希望在馬路上遇到她或表妹，所以他一面向前走着，一面左右四顧，冀自己的願望的實現。他走到P馬路時，走得足已酸軟了，却沒有見到她或表妹，熱情又漸漸冷了，他慢慢地走着，忽然見到有兩個女郎在前面珊珊地走着，一個穿着紫羅蘭色的旗袍，一個是穿着青的裙子，罩上一件淡綠色的短衣，白色的絲襪和高跟的黑皮鞋，二人是一樣的；他疲倦的精神爲之一振了，揉過了眼睛，再向前望去，在她們的背影看來，很像是自己

時常懷念的她和表妹；他足兒的疲倦已消失去了，走動起來却比平時還要快，他加緊脚步走向前去，額際的汗珠在奔流了，他不管牠；口中的呼吸短促了，他也不管牠；只努力走上前去，像有偉大的光明在引誘着。

他努力向前走去，和她們的距離越近了，而她們也越像是他所猜想的人物了，他覺得這是意外的獲得，正像一般所謂‘踏破鐵鞋無處覓，得來全不費工夫’了，他心中很愉快了！在和她們的距離還有四五步的當兒，他的步武漸漸地緩慢，沒有開始時那樣快了，他想調劑自己的急而重的步聲，想和緩那緊促的呼吸，不能不要緩慢一些呢！雖然他是緩步，而他的步武總比她們大，不下幾步，他已和她們成了一條平行線了，她們的面目看清楚了他，他覺得自己的目力還不錯，本來立刻就和她們打招呼，而口中却又說不出來，頭也不敢望向她們，他很奇異這種畸形的意識了，剛才却很忙地趕

向前來，現在趕到了又不敢出聲，他終是鼓着勇氣了，他轉過頭來了。“表妹！你沒有回家嗎？”他對他的表妹問。同時，他又對她說：“張女士！你也沒有回家嗎？”她們的談話被他的聲音衝斷了，她們向他一望，臉上現出驚訝的神態。她們像還沒有聽到他的詢問一般，他的表妹開始說：“強哥！你沒有回家嗎？住在什麼地方？”“我沒有回家，和同學設立一間補習學校，我是住在那間校裏的，那學校在K馬路三十八號，有空請來坐談！”他回答着表妹的詢問。“我不回家了，現在住張同學家裏。”他的表妹在他追問中說。“哦！張女士住在城裏嗎？”他趁勢向她說。“是的，我家在R馬路六十六號。”一陣嬌滴滴的聲音打動他耳膜了。三人且行且語，旁人已帶着奇異的眼光望在他們身上，他心中交織着愉快和害怕的情緒。在走到E馬路時，她對他說：“林先生！再會！我們由這裏回去了。”她挽着他表妹的手兒，珊珊地走去了，他癡站在馬路上望

着她們的情影，直至兩個影兒在人羣中淹沒以後，才帶着悵惘的神態彳亍地跑回去。

他離開了她們，心中雖然有點兒悵惘，但在一剎那間已被愉快的情緒克服了，從前的鬱悶變爲活潑了，遲疑許久而橫在胸頭的問題，也在無意中解決了，這確是令他愉快不過的，在他走返補習學校的當兒，同學陳劉朱三人正在圍坐一張小桌，談天說地，陳君見他走進來，立刻就喊起來了：“老林！你到那裏去？我找了許久了。”“我逛馬路去的。”他漫聲回答着。劉君却已接上說：“你們看！老林今天很得意，臉上已現着歡容了，怕是會愛人回來吧！”他又爭辯着：“我沒有愛人，那能說得上會見？我是做馬路巡閱使回來的，已疲不可耐了，那說得上有什麼得意？”口中雖是這樣聲辯着，心中却已吃驚了；莫不是在我和她們談話時被他看見？莫不是有人告訴他？我心內的快慰果是流露在臉上嗎？他的眼光真利害！他暗中私忖着。在他經了

一番唇舌以後，已混過了他們的注意了，但在晚上又生出種種的幻想來。

夜已深了，大地上的一切都已入了睡眠的狀態。志強還在床上輾轉不寢，精神太過興奮了；微微的涼風吹進來，皎潔的月光照在床前，在靜寂的深夜，日間的經過，又在他腦海中映現出來了；粉臉，紅唇，笑渦，媚眼，又露在目前了。他細味她日間所說的話，猜度日間對自己的神態，覺得她對自己是很有深意了，因之，幻想就發生出來：他覺得和她在海濱徘徊，聽海濤的狂歌；他又覺得在月下徜徉，在微風輕拂中，她的手兒在握，她的纖腰在抱，她的櫻唇和自己的唇兒湊在一起了，自己已戴上世界上最寶貴的冠冕，可以傲視一切了。但覺到是幻想時，心中又湧上一股惆悵的情緒來，掛在天空的月姊，像露出微笑，笑這一個在愛的圈中摸索的青年。

V

這是一個酷熱的天氣，如火似的太陽，從空中放射出像火燄一般的陽光，大地上的一切，在陽光下都生出懼怕的感覺了，樹兒的葉低垂着，像樹中的水分都被陽光吸盡似的；叭狗兒伸着舌臥在門首，在樹上高唱着的蟬兒，也一聲不響了；人們都躲在樹蔭下或對着電風扇取涼，馬路上除了勞動者爲着生活而不得不在奔走外，行人已很少了；從氣壓表上知道已到九十五度了，南中國的天氣，很少有這樣酷熱的；雖然到了午後時分，陽光的威儀已減退不少，而熱氣却還未消，一點風息都沒有，

志強和幾位同學坐在天階，爲着空氣較爲流通的原故。他們一面揮着扇子，一面在談天，他們的談話開始以後，免不掉一般青年人所具有的病態，也從國家大事而談到社會大事，再從社會大事而談到個人私事，最後就談到戀愛問題。他們談到戀愛問題了，正在爭辯着愛人之有無，彼此都不承認，各自走到極端了。

他們正在爭持着，一個年約十二三歲的孩子走進來，他們的談話中止了；那孩子走到他們近前時，帶着誠懇的態度說：“諸位先生！那一位是林志強先生？”“我就是林志強，有什麼事情？”他很奇異地說着，同時望着那個孩子。

“這一封信是給你的？請你給東西我帶回去！”孩子對他望一眼，就從袋中取出一封信對他說。

“誰叫你送來的。”他在接過那封用粉紅色套着的信時，見信封上面寫着娟秀的字跡，就發生了疑問來。

“淑珍姑叫我送來的”。孩子很恭謹地回答。

“明明是自己的愛人送來，又何必作假猩猩！”
陳君插進去說。

“哦！淑珍姑是誰？老林！”劉君帶笑問。

“當然是他的愛人，那還要問。”朱君又接上說。

“你們不要誤會，淑珍是我的表妹，我姑母底女兒。我那裏有愛人？誰肯來愛我？”他聲辯着，臉兒有點紅了。

“唔！表妹！表妹就是愛人了，現在的青年都稱自己的愛人做表妹呢！表妹，愛人，同是一個人吧？老林！不要騙我們啊！”陳君帶笑說，劉朱二人都笑起來了。

他還想對他們解釋，而孩子已催促了：“林先生！請你快一點把東西交我帶回去吧，我不能久候了！”他因為和同學們爭論着，手中的信已忘記拆閱了，在孩子的催促以後，他才覺悟似的帶着信走

向房中去。

他站在窗前把來信拆閱了。在一張粉紅的信箋上面寫着：“強哥！日來暑氣逼人，枯坐無聊，請借小說幾本，交來人帶回，藉以消夏，爲荷。”他知道表妹來信的意思了，但沒有說明借那幾本，他有點躊躇了，胡亂地在書架上取出‘少年維特之煩惱’‘茵夢湖’‘愛之焦點’‘鴨綠江上’四本書來，用報紙包好，交給那孩子帶去了，而同學的笑聲還在他面前顯現着，他心中覺得很難堪。

在一天的下午，是距借書後一星期那天。他坐在窗前閱着浮士德，正在興味深濃的時候，門外忽有一股清脆的女人聲音，他的意識轉向門外去了；他回頭對門口望去，見表妹剛攀簾而入，跟着還令他夢寢縈迴的她，忽來不速之客，他連忙拋去手中書本，站起來以表示歡迎。他正想詢問來意，而表妹却已說出來了，她說：“強哥！今天特把前日的借書送還。”他微笑點頭，說一聲請坐，三人就成了一

個三角形坐着。他們的談話開始了，自天氣的酷熱，說到社會各種情形，後來却說到書籍上去；他見她們把借書送還，知道已看過了，所以帶笑說：“這幾本書已看過了嗎？你們以為那一本最好？”他的表妹還沒有出聲，她已搶上說：“林先生！我以為少年維特之煩惱最好，我很欽佩那個作者和譯者，我還欽佩那個批評者呢！”他聽了不覺紅起臉兒來了。因為他在看完那本書時，趁着意識的亢張和感情的衝動，胡亂寫上幾句主觀的批評語，不料被她發現，所以覺得有點羞愧的。他們談得起勁時，時光已溜了去，房中的光線漸變為暗淡了，她們告辭而出，他說了一聲“有空請來談”以後，一雙倩影就在龐大的建築物中消逝了。

自這一次還書以後，他房裏常有她們的倩影，她們的聲音了；而他的平靜的心湖，却在她們每次來談以後，生出無數的漪漣。每次在聚談中，除了關於學術的討論外，沒有提到其他的問題，他雖有

幾個問題存在胸頭。而有表妹在旁，却又不敢說出來呢！在談話的次數增加，他覺得她對自己的感情，已有融洽的象徵了。他有時想去訪問她們，但又怕引起風波，在表妹口中，知道她父母是很頑固的，是舊禮教的忠實信徒，她們每次來敝，都是不敢明白告訴他們，只騙說是到同學處去的；因此，她們時常到他這裏來，而他却没有到過她們那邊去的。有一夜，她們又到來了，在表妹手中持有一束東西，他想詢問了，而表妹却帶笑說着：“強哥！請你代貞妹繪兩幅畫作刺繡；這是剛從店裏買來的素絹。”同時已把手中的東西放在他面前了，他自己覺得對於繪畫是沒有深刻的研究，本想拒絕了，而她的聲浪已衝進來：“林先生！勞你費神，請替我繪吧！”他沒有拒絕的勇氣了，一切困難都消失了。在她們走了以後，却發生了一個困難來，因沒有問明白要繪什麼東西，却無從着筆呢！他想俟她們來敝時問個明白，然後着色，但又不知道她

們什麼時候再來，於是他任意著色了，在那兩幅素絹上，一幅繪上鴛鴦戲水，一幅繪上寶鴨穿蓮，經了很久的時光，工作已完成了，他覺得很拙劣，實在不敢交給她，想立刻把牠撕掉了，可是沒有實行，而理由却又說不出來。

那兩幅素絹已繪好一星期了，日過一日，却不見她們來取，他又不肯親自送去，想寫一封信告訴她，可是每次執起筆來却又寫不成功；經了幾天的思攷，他打破一切的疑慮，那封遲疑未決而不曾寫成功的信寫好了，他親自把牠放進馬路旁矗立着的郵筒去，這是他第一次寫給她的信，也是他和異性第一次的通信；信寄出去了，他心中在惶惑着，在那封信發出後第二天，他正在默念着，一陣瀟瀟的步履聲，由遠而近，步聲已到門首了，他知道來者一定是表妹和她了，故意對着窗外望着，直至步聲走進房中來，他才回頭一望，見沒有表妹在，只是她獨自站在門旁對着自己微笑。他心中奇

異起來了，爲什麼表妹不來？他暗中想念着。而她的嬌聲已說出來了：“林先生！獨坐窗前，想念什麼？”“沒有想念什麼，只自閒坐着；你們爲什麼許久不來？珍妹到那裏去？”他在意識到她的聲音時回答着。“珍姊嗎？”她說。“她前兩天接到家中的來信，已匆匆回去了，我不知道她爲什麼這樣匆忙？因爲她回家去了，我獨行無伴，所以沒有到這裏來的，想你已盼望了！”她臉上已露出嫵媚的笑容了，這一笑，對他有很大的迷惑性呢！他從抽屜裏取出那兩幅素絹來，接着就說：“張女士！你的絹給我弄糟了，抹上兩種拙劣的東西。我當時沒有問明白你要繪什麼式樣，所以胡亂地繪成兩幅，請不要笑我吧！”她接過那兩幅素絹，經了一番的審視以後，微笑着說：“林先生！繪得真好，你不僅是一個文學家，却還是一個藝術家呢！”他在她的讚美聲中，心兒狂跳了；他不願在這機會錯過，想立刻把胸頭的情緒吐露在她面前，但終沒有這樣的勇氣，

而她又匆匆告辭了。在她回去以後，他却又自責着，爲什心兒只是狂跳，平日蘊藏在胸頭而俟着機會來發洩的情緒，却又半句說不出來？今天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嗎？已錯過了！腦海裏縈迴着她的笑容，她的聲音，她的神態，因之整夜沒有入夢了。

她自來取素絹回去以後，她的情影已沒有在他房中現顯了，雖然他很期望着，而她終不見來。但是他接到她兩封來信，一封是感謝他代她繪畫的，一封是告訴表妹在暑期後不再來校，在家預備嫁衣的，這兩封信却給他以無限的安慰和興奮了。在一天的下午，他在晚飯用過後，獨自走向E馬路去，E馬路是T城的文化的淵藪，書坊林立；他是要找幾本文藝書籍的，在目的既達後，順道走向R馬路去，在他走到R馬路南首的當兒，忽有一股很熟悉的清脆聲音吹過來，他向左右一望，見她站在馬路左旁的一個門首，微笑地望着他，他知道聲音就是她說出來的，也向她微笑點首，同時又越

過馬路，走向她近前去。“林先生！你到什麼地方去？”當他走到她面前時，她對他問。他回答她：“沒有到什麼地方去，剛才買了幾本書，就任意逛着呢！”“請進來坐吧！”她以手指着屋內說。本來他很想走進去，可是在腦海中突現出一種感覺，像有一個面目猙獰的惡魔向他怒視着一般，他不敢進去了，他推辭說：“我不進去了，怕攪擾你的父母！”在他說出以後，她接上就說：“不！我父親爲着商業事情，三日前已到S埠去了；我母親昨天又因事回鄉去；他們要一星期後才回來呢！我獨自在家，好不岑寂，剛走出來，却又遇到你，請進來談談吧，只有我一人在家，何必客氣！”於是他跟着她走進去了。

他跟着她走進一個小小的客廳，廳中的陳設很雅緻：當中掛着一幅中堂，是名畫家高劍父的手筆，一個躍躍欲動的醒獅，令人驟見而却步呢；兩旁伴着一副鐵禪手筆的對聯，‘立脚不隨流俗轉，

‘留心學到古人難’分列着，銀鈎鐵畫了不愧爲名家手筆！一張烏黑的梭枝八仙桌，陳列在中堂前面，桌上有一座很精美的假石山，山上有草有樹有屋有人，下面却有水有魚，像一個仙境。桌的兩旁，伴着弓座梭枝椅，廳的四周也放着椅子，間以茶几。他正在瀏覽廳中的陳設，她帶笑說：“林先生！陳設凌亂無次，你不要笑吧！”他在讚美陳設的雅緻以後，就和她相對坐下去。他們無次序地亂談了一會，不覺說到他的表妹來。

“珍妹下學期決意不來嗎？她的婚姻爲什麼這樣迅速呢？”他開提出這樣的疑問。

“她怕不來了，她的婚姻是由父母作主的，珍姊力爭無效，怕要屈服了！”她害羞似的回答着。

“她果真屈服嗎？爲什麼拋去自己的意志，而任由父母支配呢？”他又問。

“在惡劣環境下，柔弱女子那能反抗！”她答。

“那末，她婚姻的對方如何？”他跟着問。

“據珍姊來信說”，她又回答着。“她父親和一位姓陳的人很要好，所以把珍姊給他做媳婦，想藉以鞏固雙方的感情；而他的兒子是在C州G校念書的，對於婚事還不知道同意與否的。我以為這樣的結合，前途是很危險的，林先生！你以為如何？”

他本想藉着機會來發表自己的主張，但却又囁嚅地說不出來，只微微點首示意。說了許久，談鋒又轉向別處去了，在談話中，時光已逝去了，黃昏已到了大地，他就離開了她而回去了。

VI

志強在離開了她家中以後，一氣跑返自己的房間，在昏黃的燈光下，獨坐窗前沈思，腦海裏已翻起了無數的思潮了。現在她的父母不在家，只有她自己在家裏，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嗎？我在晚上到她家裏去坐談，趁着她不經意時，把她擁抱起來，狂吻她的紅唇，撫摸她的週身，以至……完成自己底期望；機會真不可錯過，立刻就去實行吧；他在想到她的父母不在家時，心中起了這樣的妄想。同時矛盾的意識又發生出來，他又這樣想着：我去實行嗎？這是不行的。如果她不作聲地任我

支配，那還不成問題；如果她在意外的動作的降臨時，不僅拒絕我，還大聲呼救，那時四鄰均到，我不是束手就擒嗎？在調戲閨女的罪名下，不是要嘗鐵窗滋味嗎？那時候，目的既不能達，又怎能對得起父母親戚朋友呢，矛盾的意識佔據了他的心靈了。他在想到得意時，熱血在身內狂沸了；在想到失意時，却不覺抖顫起來；他已陷到苦悶的境地了。

晨鷄驚破了人們的好夢，太陽已從東空慢慢地爬上天空了，他立刻披衣起來，他對於這一天是有很大的希望的，因為他規定了向她進攻的計劃，這一天是計劃實施開始的一天，如果這一天的目的可以實現。將來的目的就可以達到；反之，只有失望；所以他很重視這一天的。太陽跑得特別慢，像故意和他為難一般，他決定在這一天的晚上，和她一同去看電影的，所以他恨不能把太陽立刻拋向西半球去。好容易太陽已走向西半球去了，他的

計劃就實行了，經了一番的修飾和一番的攷慮，才走向她家裏去。他在見到她以後，立刻就說明來意了，他說：“張女士！今晚請你一同到Y. M. C. A. 去看電影，你肯偕行嗎？”他望着她希望她的答覆。“蒙你的美意，我不敢推辭了，橫豎獨自坐在家裏也很無聊，但未知今天開映什麼片子呢？”她的唇瓣顫動地說出來了。他連忙接着說：“今天開映國片，是我國的美麗明星所主演的，片名哥哥與妹妹，聽說這片是國片的傑作呢！”她低着頭沈思着，他怕她有了悔意，立刻又催促道：“快一些去預備吧，今天是開映的第一次，我們要早一些去才好，否則，怕要宣告客滿了。”她站起來了，她一面移動脚步一面對他說：“請你稍候，我換衣服去！”她已走向自己的房裏去了。他獨自在廳中徘徊，覺得第一步計劃已實現了，前途隱約地有一絲光明在動蕩着。

一剎那間，她已走出來了，經了裝飾後的她，

越覺美麗動人，對他的引誘力也越大。她穿着一件粉藍色的旗袍，踏足黑皮高跟鞋，襯着一雙肉色可辨的白絲襪，短短的烏髮，却梳得光可鑒人；她婀娜地走到他近前時，一陣芬芳的香氣吹過來，他的神志已迷醉了，如果她不說出“我們去吧”的聲音來，他的意識怕還在迷惘中。他們起程了，並着肩兒慢慢地走向Y. M. C. A.去，到了Y. M. C. A.的時候，門首已站着許多觀衆了。他囑她站在馬路旁邊候着，就擠在洶湧的人潮中，經了幾番的掙扎，方擠到售票的地方，在入場券買到以後，又經了一番的掙扎，才離開了人羣而站在較為空闊的地方，已累得一身大汗了。他和她走向Y. M. C. A.的樓上去，找了兩個適當的位置坐下，她是坐在他左邊的；距離開映時間還有二十分鐘，她的精神注視着手中的說明書，他很想和她談話，却又不願打擾她，於是他也展開說明書來，目光雖然射在說明書上面，但在一陣陣的肉香與粉香交併的

氣息的浸沈中，却沒有了解說明書的內容，只見到許多黑粒在紙上亂跳着。

開映的時間已到，晶亮的電燈熄滅後，四周都是黑暗了，只有白幕上有清亮的光線在動蕩着。在廣告映過以後，劇情開始了，看衆的掌聲，像春雷一般震動屋瓦，他們却靜默着；因爲並坐的緣故，她的手足很容易和她的手足碰到，每次碰到時，總有一股熱烈像電流似的傳過去，使他遍身輕鬆，幾至發生無意識的動作了，如果不是強抑着自己的心靈。在幕上的情節映到那個哥哥被妹妹離絕而成了失戀以後，獨自癡迷地在狂叫時，她低聲對他說：“自己的愛人，爲什麼甘受物質的引誘，而肯捨去神聖的愛呢！”“世間的女子總是這樣了，有幾個能不受外物的引誘？有幾個能抱着始終不變的主張？”他感慨地回答着。“不見得吧！那能以少數人代表一般？這不過是識見未定的人的舉動，是意志薄弱的人的舉動呢！”她却又反駁着，他悔失言

了，只有默不作聲，把目光射向銀幕上。劇情進展下去，到了那個妹妹，在受人欺騙而又變為棄婦時，正在懊悔過去的錯誤；他低聲對她說：“真是報應不爽了！”“未免太可憐了！”她回答着。銀幕上現出再會兩字，看衆離場退出，場中的秩序凌亂起來了，他們也混在看衆裏走出來，時已九時許了。她要求他送回家去，爲着社會上連日發生搶掠的事情，這是他很願意的事呢！

雖然還不是深夜，爲着R馬路不是商業中心地的原因，已很冷靜了。在他們走到的時候，一個影兒也找不到了，只有淡黃的路燈，放射出微弱的光芒；兩旁的樹兒，在微風吹過後發出簌簌的聲音，點綴這沈寂的狀態。他們的步履聲，敲碎了靜寂的境界了，一雙影兒在馬路上跳動着，在談話中，不覺已走到她家裏了；她掏出鑰匙來，門啓後她就走進去，他也告辭了，在“明天再聲”一片嬌聲說出以後，她的情影就被門扇掩去，他只有掩着疲

乏的脚步，慢慢地走返自己的房間。他覺得精神有點疲倦了，於是立刻卸去衣服而倒向床上，想早一點睡眠，以憩養精神，可是總不能入寐，腦海中的思潮澎湃着；他覺得第一步計劃成功的可喜，同時又覺得有施行第二步計劃的必要；在剛才的態度看來，決不會失敗的，他心中想念着。他又記起剛才的情形，計劃繼續的進行，精神已很興奮了。

他第二步的計劃又實行了。距第一步計劃實行後第二天，太陽已落到西山了，空中還留着燦爛的紅霞，他約她到中山公園散步去，她却沒有拒絕，二人並肩緩步，且行且語地走向公園去；行行復行行，目的地已到了，遊人也不少了，他們走進了公園，胡亂地沿着路徑走着，在一個葡萄架下，遇到一位同學了，那是同學先招呼他的，“老林！你也到公園來嗎？”那位同學說。同學的聲音驚斷了他們的談話了，他向前一望，原來同學P君含笑站在葡萄架下，他臉兒已湧上一般熱燄了，心兒又在

跳動着。他忸怩地說着：“是的，趁暇也來逛一逛呢！”“這一位是誰？”P君帶着懷疑的眼光向她一望後問。他心中有點着急了，幸還機警，以不自然的聲調回道：“這是我的表妹張雪貞。”同時跟着說：“這是我的同學P君。”算作介紹詞了，而臉兒越加紅起來了。P君很知機似的，說不出幾句，就稱有事不能奉陪而走開了；她却帶笑對他說：“你騙了人家了，却要使我做了你的義務表妹，未知你的表妹是誰的女兒？”“如果不是這樣說，我却不好回答呢！”他也帶笑回答她，於是大家相顧一笑，一切都在一笑中消逝了。

暮色蒼茫，遊人漸漸地散去，倦遊的歸鳥，也飛向樹林裏去了；大地已歸夜之神的掌握中，談興正濃，不覺天色之將晚。到後來她佻皮地說：“表哥！天已晚了，我們回去吧！”笑渦已露在臉上了，他帶笑回答着：“好了，我們回去吧！表妹！”不覺大家笑起來。他們離了公園，在黃昏的暮色中，緩緩

地走返她家裏去。抵她家裏的時候，電燈已放射出明亮的光芒，像在歡迎着主人倦遊歸來一般，他們在廳中談了片刻，他記起她剛才答應給表妹的來信看，就在刻提出要求來，要求她把來信交出來，因為他在她口中得到表妹的消息，覺得表妹所處的環境太可憐，想在明白表妹的意思以後，寫一封信勸姑母不要強迫表妹的意志的。在他提出要求以後，她回答着：“信在我房間，你要看嗎？到我房間去看吧！”同時以手示意。他心裏很奇怪了，無意識地跟着她走去，心絃已緊張起來了。

他已走進她的房間了，在明亮的燈光底下，顯露出一個具有藝術的陳設的房間來。房子是在二樓的東首，是靠近馬路的，馬路上的一切，可憑窗眺望；在窗前放着一張書案，案上排列着許多書籍，秩序很齊整；床子就在書案左旁，床上鋪着潔白的床毯，掛着一個潔白的紗帳；床子的對方陳列着兩張藤椅，旁邊就是化裝台，台上放着行列整齊

的化粧品，壁上黏着許多照片，電影明星也有，文學家也有，黨國要人也有，而使最注意的是她的半身着色照片，微微的笑渦，含情欲語的眼睛，竟把他的意識迷茫了；她正在找尋表妹的來信，他才有觀察房中的佈置的機會。表妹的來信找到以後，他的意識才回復過來，匆匆地看過了表妹的來信，見信中的情節，是告訴她發現自己的未來丈夫，在C州已有了愛人，所以想實行自殺，以免將來享受痛苦的，寫得很淒慘，令人見之心酸。他在看過以後說道：“她父親真是昏迷，何苦把女兒推到陷阱裏去？兒女的婚姻大事，那還可以由父母包辦？我寫信去勸告她父親，你寫信安慰她吧！”“我已寫信寄去了，未知她能否見到？在她的信上看來，怕要實行自殺了！”她說了以後，像很悲傷似的默不作聲。

爲着他表妹的婚姻問題，你却和她談起戀愛問題來了；他心中暗自想着，這是我對她表示的

機會了，快一點向她表示吧，心中雖然這樣想着，却還沒有這個勇氣呢！連自己的戀愛觀都不敢發揮，只模糊地說着；他覺得她的言談中，已藏有深意了，每在她放出滴滴的嬌聲時，他的心兒總有一種反應；而她每次的媚笑，使他感到很大的引誘力在引誘着，他幾乎不能抑制在胸頭狂沸的愛慾，而被牠爆發出來了，但還努力遏壓着。他一面和她談着，一面翻動書案上的書籍，他正在找出一本‘纏綿’在手中，還沒有翻開，她已走過來從他手中奪去了，他受了好奇心和疑惑心的驅使，他向她強奪了，想把那本書奪回，她却拚命似的緊握着；在相持中，她乘空走到床上去了，他却跟上前去，而書却還握在她手中，始終搶不到，他已忘掉一切了，他在床沿坐下去，右手挽着她的粉頸，左手握着她手中的書，她的身體已倒在他懷裏了，在互相爭持的時候，他見強奪不能奏效了，於是低聲說：“放手吧！橫豎只有我一個人見到，又有什麼要

緊？”她默不作聲，只吐着嬌喘。

經他第二次的要求，她的手兒鬆了，書籍落在他手中；在他翻開第一頁時，見寫有‘願有情人都是’幾個大字，旁邊又有小字一行，上面寫的是‘貞讀後誌’，他心中已明白她不肯給自己看的原因了。在那時候，她剛想離開他，他認為機會已到了，萬不可失，他帶着顫聲說：“貞妹！你的志願我已知道了，我……我……愛你……你肯接……受我的……愛嗎？”他癡望着她，却又緊握着她的手兒；她只微閉着眼睛，默不作聲，臉兒已紅起來了，他知道她已默許了，在熱情洶湧的當兒，他不顧一切了，什麼法律，禮教，輿論的權威已不能支配他了，他俯着頭貼近她，同時以右手挽着她的粉頸，他的唇兒已放在她那嬌艷動人的唇上了；他吻着她的唇兒，吻她的粉臉，吻她的眼睛，額，手，頭髮……她一聲不作，像喝了愛汁似的在沈醉着，而他愉快極了。不知用什麼才可以形容心中的愉快了。電燈

像在讚美他們，放出柔和的光亮；那本‘纏綿’也像露着笑意，斜睨着正在愉快中的愛侶，狹小的房中，已充滿了愉快的空氣了。靜默一會，她站起來了，像很羞愧似的弄着蓬鬆的頭髮；他覺得時已不早了，就告辭回去了，帶着滿胸愉快情緒的他，獨自走返房中，對窗回念剛才的動作，不覺顫抖起來，而唇際還有一股芬芳的氣味，身上還留着醉人的香氣，他的意識又迷惘起來了！因為是出他意外的事情，他本來還有幾步計劃才演這一幕的，却料不到在第二步計劃實行後，就飛突進展起來，真是夢想不到呢！他愉快極了，因精神興奮的原因，他幾成爲失眠了。

原书空白页

VII

他和她在第一次認識以後，愛焰就高燒起來，爲着她已不知受了幾許煩惱了；在他的意料，也不知道在短促的假期中，竟能達到自己的希望。光明已放射出一線的曙光了，他覺得前途是很美滿的很快樂的；和在暑期開始以後判若兩人了。在從前，他心中只充塞着苦悶的情緒，總是鬱鬱不快的；在公園歸去演過那幕愛劇以後，心中苦悶的情緒已消除了，換上無數的愉快的情緒，鬱鬱不快的冷靜態度，却也變爲活潑潑了；這種變態，在他自己也許還沒有感覺到，而旁人却可以看出來呢！

他在空暇的當兒，已不像從前那樣默默地枯坐，老僧入定似的枯坐了。每次趁着空兒，就到她處坐談了，不過，在她父母歸來以後，就沒有到她處去，又獨自幻想未來的幸福。

光陰像懸崖的瀑布，一瀉不返，大地上的暑氣已退，秋姑娘又駕着香車從天外到來人間了。學校的暑假已完了，學生們又離開了家鄉而走向學校去，繼續那刻板式的生活了。他在暑期補習學校結束以後，就把東西搬到學校去，預備上課了；在上課後，過慣了幾十天浪漫生活的他，忽受刻板式的生活束縛起來，他覺得學校的生活太枯燥了，每天挾着書本到課堂去，又從課堂走回來，依着鐘聲走來走去，實在太乏味了，而他又忘不掉心頭的她，對於功課生出厭惡的情緒了，他想脫離學校的羈絆了，如果不是學問還未充足的話。上課已一星期了，在這一星期中，他的心靈却像野馬似的，總不能安定，雖然坐在課堂，而心兒已不知飛向那裏去

了；教員講授的是什麼，他不知道；教本上寫的是什麼意思，他也莫明其妙了。遇到教員向他詞問時，却已變了從前對答如流的狀態了，總是瞠目不能答，而答也答非所問，同學們都以驚訝的眼光望着，教員們也以奇異的眼光望着他，大家都很疑惑他的變態了。

自學校上課後，他沒有和她見面已兩星期了。他在渴念中，想走到她家裏去找她了，因怕受意外的凌辱，更怕波累於她，終是不敢走去；他又想到培仁女校去訪問她，而每次走到培仁女校門首時，足兒像麻木起來一般，不能再走向前去，只在門首徘徊着，終不敢走進去；他想寫一封信寄給她，又沒有相當的地址，家裏寄不得，校裏也寄不得，他悶極了，“近在咫尺，隔若天淵”這兩句話，已時常在他口中念出來了。在一天的下午，他走向E馬路去，想到P書店買一些文具；在他還未踏進P書店時，一個很熟悉的女性背影，已映入他的眼簾了，

感覺告訴他，這就是自己爲着她而苦悶的人了；他連忙走進去，她受他步履聲驚覺了，她回過頭來，她的目光和他的目光交射着了，他立刻喊道：“蜜斯張，你也來買東西嗎？”“是的！”一些幽微的聲音從她的櫻唇裏透露出來了，除了這一聲以外，再沒有什麼聲息了，只低垂粉頸，紅霞又罩在兩頰上了。他知道在社交初發着嫩芽的社會裏，女性總還有一種羞澀的遺傳狀態，在店伴的銳利眼光監視下，她是不敢多說的；東西已買到了，他見她還未買好，於是故意向書架上瞭望，藉找尋書籍的庇蔭，俟她走出去時才跟上去，再和她說幾句心裏要說的話。候了片刻，她走了，他也走了，他趕上前去，在和她並行時，低聲對她說：“貞！你近來好嗎？”“我還好，你呢？”她回答着又反問着。“我也好的。”他說，本想再說到別的問題了，而她却在避躲旁人的目光似的，低着頭向前走着，於是他不提別的問題了，低聲又說：“貞！我們可以在信中談

心嗎？”“不要吧，太危險了！”她幽微地說出以後，已離開他而轉向F馬路去了，在她回眸露出嫵媚的笑渦時，他的靈魂已被她吸去了。

青年的情緒是很熱烈很真摯的，像一條浩蕩奔騰的大河：決之東則東流，決之西則西流，是不能遏止的，所以青年運動為革命過程中不可少的，在革命政府之下，青年運動是蓬勃着，T城的青年運動也萌出嫩芽了。在各校上課後二星期，學生會改組完竣以後，學生聯合會的籌備委員也由各校選舉出來了。志強是育英中學的主要人物，而在學生會改組以後，還保存原有的地位，學生聯合會的籌備代表，也由他充任了。在籌備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時，他准時出席了，各校的代表也紛紛到來了，他見到她是培仁女校的代表，心中很快慰了，但在衆人前面，又不好交談，只相視一笑，各人心中所有的情緒，都在這一笑中傳達過去了。在會議開始時，他被推為臨時主席了，他本想推辭了，但

在愛人面前却又不甘示弱，原意取消了，於是循着閉會秩序舉行了，自恭讀遺囑而至討論終止，已耗去了四小時的時光了；散會以後，代表匆匆散去了，他很想在這個時候和她談談，可是還有許多事情纏繞着他，不能分身，而她的情影又在一笑中消逝了；他失去了這個機會，心中已有點恨意了，也無可奈何！

經了一星期的籌備，學聯會已誕出來了。他和他都被選為執行委員，她在選舉結束時，曾對他說起提出辭職，經他一番的鼓勵和勸告，才把原意取消了。學聯會的組織是以代表大會為最高機關，閉會時一切事務由委員會執行，委員會之下分作七個部門，由委員互選分任部長，所以在互選的結果，他被選為總務部部長，而她却被選為宣傳部部長了。在他參加代表大會歸來以後，覺得有一條愉快的大道現在目前了，因為自己和她都當選為執行委員會，而會面的機會有了，這是他在開學以

來最快樂的一回事！學聯會誕生了，根據代表大會的議決案，要舉行一個慶祝學聯會成立遊藝大會，地點已決定在Y.M.C.A.了，日期也決定了，屆時，他的工作特別忙碌，雖然疲倦在侵襲着，却抑不住胸頭熱烈的情緒呢，更加在她每一次對他露出迷人的笑渦時，疲倦已退去了。T城學生界的沈寂狀態，在學聯會成立以後，却變為緊張了，牠在黨的指揮下，工作很努力，成績却超過其他的團體組織了。雖然牠是一個新近成立的。在開始的時候，學聯會是附設會址在縣黨部的，到後來經學聯會的要求，黨部的議決，學聯會的經費由黨部每月津貼一百元了，於是學聯會的會址就脫離了黨部而移遷到K馬路去，雖然是一間半新不舊的祠宇，却比侷促在黨部時舒適許多了，而在委員會的議決案中，除了由宣傳部負責辦理刊物外，總務部要常駐在會裏，除上課時間外。於是他把東西搬到學聯會去了，在學校當局允許以後；而他每天除了

同校上課外，就在學聯會辦理他分內的工作了。

在一天的下午，他獨自在工作着，工作完竣後，覺得很無聊，隔鄰送來一陣悠揚的琴聲和清婉的歌聲，他不覺喉癢了，於是高吭着革命歌，一曲方終，前進曲僅唱了一句，已被一片聲音打斷了，原來是她到來呢！她不客氣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，立刻就說出來意了，她說：“強哥！刊物怎樣辦理？我沒有幹這樣的工作，不知從什麼地方着手呢？請你告我！”

“先決定了刊物的名稱，再做一篇徵文啓事，先寄到各校去徵求稿件，稿件有了，然後從事編輯，付印，這是一定的手續了。”他回答她了。

“這樣麻煩，我委實幹不來了，明日提出辭職了，才識淺薄的我，那能負擔這樣重大的責任？”她有點灰白了。

“貞妹！不要灰心！不要畏難！努力地幹吧，在不斷的努力中，困難就會消滅了，天下只有不肯做

事的人，沒有不能做的事的！”他勸慰她了。

“你肯幫忙我嗎？如果你肯幫忙我，我就勉強幹去，不然，我決意辭職了。”她撒嬌似的說着。

“你幹吧，我盡我的力量幫你忙。”他說。

“那末，我決意幹了，但那個刊物取個什麼定名呢！T青年好嗎？”她決意負責以後就顧慮到刊物的定名了。

“定名嗎？T青年也好，不好，範圍太狹小了，只限於T地的青年嗎？我以為改作現代青年還好？”他回答着。

“好的，就定名為現代青年吧！”她歡笑起來了。

在定名確定以後，又說了一會關於編輯問題，直至黃昏時分，她才告辭而去。

她為着現代青年的出版事情，時常到學聯會去向他詢問，過從漸密起來了，她每次往來意達過以後，總是隨便亂談一會，自社會現象以至學校生

活，都成爲他們談話的資料了。在問談中，他對她的家庭狀況，得到更充分的明瞭了；她的父親是一個舊禮教鑄造出來的頭腦單簡眼光勢利的商人，他還保守着‘男女授受不親’的信條，認爲約束女兒的鐵則；她的母親也受過三從四德的薰陶的，頭腦也非常單簡；她有一個頭腦新穎的哥哥，爲着生活問題而流浪外國，她能夠在培仁女校念書，就是她的哥哥和父親力爭‘女子無才並是德’的結果；她還有一個年幼的小弟弟；家境雖不是很富有，却也配得上稱爲小康之家的；她家鄉本來是在城西V市附近一個村落，爲着土匪猖獗的原因，所以搬到城裏來的。在他明白她的家世以後，心中忽然披上一層煩惱的薄膜，覺到前途有了一個障礙了，這是門戶的問題，他的家境蕭條，那能對得上小康之家？他爲着門戶問題，又替前途擔憂了。

現代青年的徵稿啓事發出後，已接到許多稿件了；稿件的優良者和拙劣者，在她的觀察下很容

易判別出來，決定取捨的，只有優劣參半似通非通的稿件，使她遲疑不決，不能不要請他代為判別。在一天的午後，她帶着所有的稿件到學聯會去，正在完成一篇創作——愛侶，她匆匆地走到了，經了片刻的憩息，她說出來意了，她說：“強哥！現代青年的稿件已收到許多，我也判別過了，不過，判別力薄弱的我，不敢自信，請你代我審查吧！”同時把手中的稿件放到他的書案上。他展開那卷稿件了，運用着銳利的眼光判別着；她已走過來站在他身旁，每次當他選出和自己同意的稿件時，她覺得自己的判別力倒還不錯，而私自欣慰着；兩人都聚精會神在那些稿件中，四周都靜寂着。經了長時間的靜寂，稿件的選擇已完畢了，靜寂的狀態就破碎了。“強哥！你的大作呢！請為現代青年增光吧！”她開始打破靜寂的狀態說。他帶笑回答道：“我沒有什麼驢言宏論了，剛才完成一篇創作，如果有登載的價值，就把牠獻醜吧！”他把那篇愛侶取出來，

她就接過去了，她的精神注在那篇小說上，室中又靜寂着。那篇小說的背景，就是他和她的經過，內容是描寫一個青年，在參加青年運動中，認識一個女性，因之發生了愛戀，熱烈的愛焰，幾乎把他毀滅了；後來兩人的感情融洽起來，就漸漸地走進愛的樂園，領略神祕的戀愛滋味。這樣的描述，無異是他自己的戀史的，不過在下半篇的描寫，在由戀愛的熱狂，走到一般人認為戀愛的坟墓——結婚時，是他幻想着未來的幸福的表現。她在看完後說：“強哥！寫得真好，不愧為青年作家，這篇東西好像是事實的描述呢？”“不！不是事實！完全是幻想出來的。”他接上說。她像覺到失言似的，臉兒不覺又飛上兩片紅霞來。

在學聯會的名義庇蔭下，他們可以免去一般人的監視而時常見面了，“近在咫尺，隔若天淵”那兩句老調子，已沒有在他口中流露出來了。他每次見她到來，因受她那種具有很大誘惑性的態度的

引誘，心中常生出一種妄想來，他想乘機取得她的靈貞：但只是妄想着，却沒有這樣的勇氣，而他認定戀愛是神聖的高尚的，並不是肉慾的追求，所以他始終不肯幹這種褻瀆戀愛的事情，雖然肉慾的火燄在胸頭高燒，連臉兒也燒紅了，却終在理智下屈服着。每在熱情突流的當兒，除了和她作一度的擁抱和狂吻以外，沒有什麼踰越的舉動。

一個黃昏的時分，他正在翻譯一本 *Decorations* by E. Dow-son，她走進來了，在燈光照映下的她，越覺嫵媚動人，他見她微露笑渦，一切已跌落笑渦裏去了，而微突的胸前，更使他受到很大的誘惑，這誘惑，幾令他不能自主了；他想擁抱她，狂吻她，趁勢探索她迷人的胸前，但終是還強抑着心中的熱狂。她在說明來意是借書以後，就走到他身旁了，她見案上那本英文，他剛譯到 *To His Mistress* 那一篇，還有最後兩句未譯，她就指着問道：“這兩句的意思是怎樣？英文程度幼稚的我，實在看不明

白，你告訴我吧！”那兩句是這樣寫着的：“No love at all were better, Then love which is not free.,”

經他的思攷，他說出來了，他說：“這兩句的意思，是‘戀愛的不自由，不如不戀愛’的，我亦不敢自信是不是這樣的，我把牠譯出來給教員刪改的。”

她在他解釋以後，像有所感觸似的，默不作聲，他的熱狂在胸頭高湧了，情不自禁地和她擁抱着。經了一陣熱烈的狂吻以後，他的理智不能遏止胸頭的愛燄：在感情下屈服了，他一面吻着她的櫻唇，一面把手兒伸向她懷裏去。她感覺到了，微閉的眼睛張開了，她帶着要求的聲調說：“強哥！不要妄動啊！”

這一聲要求，不僅不能使他胸頭的熱情冷卻，而停止了動作；他胸頭的熱情越加緊張，而動作也越加敏捷起來呢！他一面把她的內衣鈕兒除開，一面帶着顫聲對她說：“貞妹！我……要，……要……撫……摸……”已不能繼續說下去了，一雙溫潤細膩的柔軟如棉的乳峯，已觸在他掌上了，一種比電流

還要強烈的熱力，迅速地從她的肌膚上傳過他掌上而流遍全身了；他覺得渾身無力了，熱烈的血液在身內奔流，差不多要噴射出來；跳躍的心兒在胸頭突突像小鹿，幾乎從喉管跳出來；溫軟的胸腔，迷人的氣息，把他整個的靈魂支配了。她像一隻馴服的小羊，微閉着眼睛，蜷伏在他的懷中。

愉快的空氣瀰漫着室中，他們已陶醉在愛的樂園裏，愛之神已站在窗外，斜睨着這一對戀人而微笑，像見到牠的箭鏃已透過兩個純潔的心兒，而發出得意的微笑。他們在沈醉着，大家默不作聲，只有心兒的跳躍互相應和着。經了許久的靜寂，她離開他的懷中了，帶着嗔羞參半的聲調說：“你們男子真是靠不住，在別人的面前時，對着女性總是帖服着；在沒有別人在身旁時，却又像餓虎見了羊羣似的亂動着。你不取得人家同意，就這樣蠻幹着，我真不料你平日的溫柔，竟變成了魯莽……”她的聲音被他打斷了：“真妹！我太魯莽了，恕我的

狂妄吧！”她不作聲了，用手整理那蓬鬆的頭髮，和整理衣服的皺紋。歇了片刻，她又自言自語說：“衣服弄成這樣，我怎好回去？”他懊悔剛才的孟浪了。經了許久的整理，她終是帶着所要借的書回去了，室中的愉快空氣還存在着，他又獨自坐在窗前回味剛才拍演的獨幕劇。

VIII

在革命怒潮澎湃的當兒，T城也充滿着活躍的狀態。工人們感到自己的待遇太刻酷，爲要求增加工資改良生活，發生一度很劇烈的罷工，結果得到勝利，在扶植農工的革命政策下。農民們也感覺起來，鬧了一個減租的風潮，最後的勝利也在扶植農工的革命政策下歸於農民了。同時學生們也有擇師的運動，T B中學在這種運動中離職；V E學校的教員，也在這種運動中紛紛滾蛋了，擇師的運動正在蓬勃着。培仁女校是T地的人們最信仰的女校，牠是一個良妻賢母的製造所，在革命怒潮未

爆發以後，還採用列女傳等書作教本，三從四德作校訓，所以學生們在牠四年的薰陶中，把活潑潑的個性，放在呆板的範疇中，離校後就成爲一個良妻賢母的典型人物；牠的學生比較別校來得踴躍，就是這個原因，而牠能博得相當的榮譽，也維繫在這個原因的。

校長陳之芳是T城有名的紳士底媳婦，他能夠在培仁女校充任校長，是藉紳士的力量，而她能夠連續地充任，也是紳士的力量居多；她是辛亥革命後C州的培賢女校畢業生，在當時算作頭腦最新穎，爲T地女界中的數一數二人物，但在時代的演進中；她已成爲一個落伍者了。她是受封建制度的浸染，所以她的思想具有保守性，要造成良妻賢母的典型人物，就是她辦理培仁女校的唯一目標。在革命怒潮波及T城以後，擇師運動已繼續地發生出來，於是她爲着鞏固自己的地位，和保存固有的威信起見，對於學生的行動，都採用干涉的嚴

格主張，想藉以強行抑止學生們的洶湧的熱烈情緒。

在一天的晚上，她匆匆地走到學聯會去，手中持着一卷稿件；他正在伏案創作，却被她匆忙的步聲驚醒了，她還沒有坐下，他就問道：“貞妹！爲什麼你這樣匆忙？”

“強哥！我校發生風潮了，現代青年我不能編輯了，第二期的稿件由你編輯吧！”她帶着嬌喘說着，同時把手中的稿件放在他面前。

“什麼？你校發生風潮嗎？起因怎樣？”他驚訝地問。

“起因嗎？”她說。“我校的校長底劣蹟，我早已告訴你了；她採用金作贖刑的法律來做校規，無論什麼事情，在罰金以後就消滅了，在過去的事實來證明，同學偶然口角，就施以罰金的校規；同學沒有告假，在無故曠課的名目下，也處以罰金了，總之，罰金是校中唯一的校規吧，她每年因此而增加

不少的收入，而她戀戀不捨校長的職任，就是這個原因。更加她的手段很卑劣，假如拍她的馬屁時，不僅你的操行成績列在甲等，學問成績在三名以內，而一切的校規也不會約束你，可以很自由，比在紛亂的國度裏的軍人還要自由；反之，情形也就成相反了，在她的感情用事中，我們已忍無可忍了，這是風潮的遠因。”

歇了片刻，她繼續着說：“風潮的種子已埋藏許久了，不過還沒有萌出芽來！前天校中發生了一件事情，料不到牠竟會擴大起來，成爲風潮的原動力！那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：我校的教員，都是校長的親戚朋友，在任用私人方面來說，她已違背革命的信條，應隨着時代的狂潮淹沒下去了；而那班教員的學識，有的淺薄得可憐，有的却還具着十八世紀的頭腦，同學們已很不滿意了！我班的國文教員，是一個前清的秀才，所以滿口陳腐話，令人頭昏，而三從四德的論調，却時在他口中流露出

來；講授的都是古文，什麼一氣呵成法哪，開門見山法哪，畫龍點睛法哪，弄得我們頭腦都昏了。在我們共同的意志下，要求他改授語體文，這是不能做到的，他實在不懂語體文呢，我們想借這個題目來驅逐他的。在上課時，我們向他要求了，他果然不肯答應，反把新文化運動那班人物，罵了一大頓，同時又說出文言文之可貴，是我國的國粹；下課後，我們就推出代表向校長交涉，要求改聘國文教員，却沒有良好的結果，在第二天的國文課，我們聯合起來，一致不上課，又派代表向校長要求撤換教員，於是事情就爆發出來了，在代表的要求中，校長不僅不肯答應，和對代表申斥一頓；却還對代表下了警告，限令代表召集全體同學上課，否則開除學籍，以爲鼓動風潮者戒；代表退出了，經了許久的攷慮，大家議決不上課，抱消極抵制方法，以求目的的實現。”

“在我們實行不上課以後”，她喝了開水後接

着說。“校長還沒有表示，我們以為她已接受我們的意見了，那知却相反呢！在翌日的清晨，在揭示板上貼着一張佈告了，內容是說：……學生陳秀蘭吳麗容鼓動罷課，侮辱師長，違反校規，囂張成性，實屬不堪造就……遵照校章，立即開除學籍，以儆效尤……在揭示板前擁擠着無數的人頭了，大家看過佈告以後，大家胸頭都湧上憤激的情緒，陣吳二人是一班的代表，由全體推舉出來，代表全體的意志的，怎能把代表開除學籍呢？羣情憤激起來，事情就緊張了。在我班開過全體大會以後，決定一方面派代表要求校長收回成命，一方面請學生會援助。校長的態度很強硬，收回成命已沒有希望了；在學生會臨時會議中議決援助了，校長的態度還是一樣，於是範圍擴大了，對象也擴大了，由一班變成全校的，由國文教員的對象變為校長了，我們已決定了，明天開始全體罷課，作驅陳運動了，這就是風潮發生的近因。我是學生會的總務部主

任，對此事決不能袖手旁觀，爲着切身的利益計，爲着女子教育前途計，我不能不要負責的。我怕延誤了現代青年的出版期，所以請你代勞的，想你不拒我吧！”

經她這一番的告訴，培仁女校的內容他才充分地明瞭，而他胸中的熱烈情緒，却也洶湧起來了，他對她說：“貞妹！擇師運動是我們青年應有的責任，我們不要像從前這樣昏迷，受‘天地君親師’的麻醉，只埋頭在書本上，俛首貼耳地不敢作聲，惟師長之言是聽，命是從，至貽誤終生。我們要本着革命的熱誠，優良的東西，以熱誠來培植牠；不優良的東西，以熱誠來推翻牠；光明磊落地幹去，才可以配做現代的青年。如果模稜兩可，屈服不動，那不僅是落伍的青年，却還是時代前進中的障礙物！你們的校長這樣，是反時代的，這種頭腦陳腐的人，那還配做新時代中的青年底師長？妹妹！努力去幹吧！這是你們應有的責任，你們的前途，

是黑暗？是光明？就在這一剎那間決定了，不要害怕！不要灰心！勝利終是歸你們的，努力！前進！”他興奮地說完了，她說出一聲“感謝你的指示，我願努力奮鬥！”以後，就匆匆地辭去了。

培仁女校的驅長風潮爆發起來了。T城的馬路兩旁，滿貼着培仁女校學生會的標語，洋洋數千言的暴露校長十大罪狀的宣言，也遍傳到人們的眼簾了。有的人對此次風潮，以為是一種好現象，是婦女界覺悟的表現；有的人却不然，以為是一種怪象，怕是一種變故的預兆，比見到山崩海涸還要驚駭；前者是頭腦新穎的人底認識，後者是頭腦陳舊的人底觀察。風潮發生已一星期了，却還未解決，在學生們第一次向教育局請願時，教育局以局長公幹未回相推諉，用軟化的手段來對付的；但第二次的請願又發出來了，幾百個穿着白衣青裙的女學生，站在教育局門首請願，要求從速解決。在陽光的烈燄中，毫不畏懼，那種堅忍的毅力，都是

在革命怒潮澎湃中的特徵了。在第二次請願以後，校長却還施出餘威，又開除了二十個風潮的主要人物了。消息傳到學生們的耳中時，大家走返校裏去，本想向校長表示意見的，而校長却已避去了，她們的熱情無從發洩了，在緊張的情緒中，佈告箱已毀滅了，佈告也撕去了，是她們無可洩發的情緒底表現呢！

經了一個月的罷課，風潮却還未解決。學生們爲着堅持到底起見，設立一個臨時辦事處，組織宣傳隊，向各處去報告風潮的起因，使不至令人誤會；組織糾察隊，防止校長的走狗活動；雙方已走到極端，鬧得滿城風雨了，教育局却充耳不聞。後來她們在詳細的偵查中，知道教育局所以持這種態度的原因了。局長是校長的表親，所以不肯出任調停；又想利用女子沒有持久的毅力的弱點，故意延宕着，使學生的團體自動瓦解，藉以屈服她們。於是她們變更方向了，一面請求縣黨部解決，一面

請求學聯會援助，同時又嚴密地組織，團結一致，所以風潮延長着。

在那個令人注目的罷課風潮中，她是一個主要人物，所以她也受開除學籍的處分；但是，她不灰心，依然努力地幹着，在遇到了困難的問題時，就請他代為解決，而他無形中成為風潮的指揮者了。學聯會接到培仁女校請求援助的呈文以後，在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中，就有一個援助培仁女校擇師運動的議決了，這，給她們的風潮以很大的影響了。學聯會呈請縣黨部，從速解決培仁女校學潮，以維持學生的學業，於是縣黨部有派人澈查風潮真相的舉動，經調查的手續，縣黨部就有一個請縣政府撤去陳之芳的校長職權，令學生從速回校上課，恢復被開除的學生學籍的議決案；而行政當局也照辦了，一場鬧得天昏地暗的暴風雨過去了，培仁女校又放出光明來。這番轟烈的學潮，她得到他不少的助力，而在他的指示中，她的認識也清楚

許多了。奮鬥是人生唯一的出路，奮鬥可以實現人生，人生除了奮鬥是沒有意義的，奮鬥的結果就是光明。這是她在風潮平息後所發現的人生觀。

原书空白页

IX

她在風潮的爭持，得到他不少的助力，因之對他的認識也越加深刻了，她認定他就是自己理想中的伴侶，但却又不敢形諸於色；在他也確定她是自己底靈魂寄託者，願把整個的靈魂交給她，但還不敢對她明顯地表示出來。婚姻問題已橫亘在他們的胸頭了，却像有一種很大的力量在間隔着，始終都沒有說出來，雖然二人都有同一的願望。經了很久的期待，機會落在她手中了，她接到一封求婚的信，是F中學的學生寄來的，她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藉此機會可以探聽他對自己的態度，

於是帶着那封信走向學聯會去。

“強哥！我今天接到一封很奇怪的信，給你一看！”她一面說一面把那封信交給他了。

“這是向你求婚的，有什麼奇怪！我和他是認識的，他的學問性情家境都不錯，他既有誠意，你也不必拒絕，我可以喝一杯喜酒了！”他在看過那封信以後，也認為一個好機會，藉此可以探聽她對自己的態度，所以說出和自己的意識相矛盾的話來，同時又露出不自然的微笑。

“強哥！你說什麼？”她直覺地說。“誰願和他做終身伴侶？誰稀罕他的家境優裕？他那配做我終身的伴侶？”

“你不肯答應他嗎？”他見自己的本意沒有被她窺破，就趁機說。“他不是你理想的伴侶，誰是你理想的伴侶？你理想的伴侶是怎樣的人物？”本來他想添上一句“我可以配做你理想的伴侶嗎？”，可是說不出來了。

她回答不出了，想坦白地說出來，又沒有這樣的勇氣，於是說到別的問題去了；而他見她這樣的態度，心中也明白了。其實兩人心中都有共同的情緒了，不過還不肯明顯地說出來吧！

女人大都是慕虛榮的，崇拜金錢的，她們爲着虛榮和金錢，寧願拋去自己所有的一切。在虛榮和金錢的鐵蹄下，有不少的悲慘哀聲，可怕慘狀；女子每爲着虛榮和金錢，甘心和戀人脫離，使青年子嘗失戀的滋味，因之而頹喪，而自殺；又每爲着一時的狂妄，降服在虛榮和金錢底下，至被人欺弄，陷於不可自拔的深淵；總之，社會上的禍源，女人要負一分責任，而恨海的風波，完全是發自女人身上，慕虛榮貪金錢的身上。這是他平日對女人的見解。他雖然和她已走到很深的愛的歷程，可是還怕她的性情是一時的偽飾，所以時常想找一個機會來測驗她。偶然在現代青年的來稿中，發見一篇關於婚姻問題的主張，內容以爲婚姻是人生最

大的關鍵，在這個關鍵中可以決定一生的幸福與痛苦的。如果找到良好的伴侶，有了美滿的婚姻，一生就向幸福的路上走去；反之，就沈淪於痛苦的境地；所以婚姻不可不慎重從事的。婚姻必須雙方同意，彼此要有深切的了解，要雙方能夠了解，又必須經過戀愛的煅煉，所以戀愛就是婚姻的先決條件，不可少的條件，有戀愛的婚姻是真的婚姻，幸福的婚姻；沒有戀愛的婚姻是假的婚姻，痛苦的婚姻。在作者的主張，雖然有點武斷，却還有一點兒道理，於是他決意對她提出相反的主張來，以探聽她的主張了。後來她來取現代青年的稿件時，他取出那篇東西來了，他對她帶笑說：“貞妹！你看這篇的作者的頭腦竟這樣簡單，真是可笑！”

“他怕是一個愛倫凱戀愛觀的信仰者了”，他在她沒有出聲時繼續着說。“這種論調未免太空泛了，什麼是戀愛？現在只見有爲虛榮的戀愛，爲金錢的戀愛，爲美色的戀愛，那還有爲戀愛而戀愛的

人？在這個時代，金錢的力量已支配一切了，有金錢就可以享樂，有金錢也可以做官，所以我以為婚姻問題是在金錢上面的，有金錢時，沒有戀愛也不要緊，幸福終是享受的；沒有金錢時，就有戀愛，也未必是幸福呢！總之，金錢可以支配戀愛，而戀愛不可以支配金錢的。你以為是不是？”

“強哥！你錯了。你變為拜金主義者了。戀愛是神聖不侵犯的，純潔的，高尚的，萬惡的銅臭，那能支配戀愛？我以為姻婚如果是仗愛情來結合，是最幸福的；如果仗金錢來結合，終是痛苦的；以心血買來的愛情。才是真正的愛情；以金錢買來的愛情，不是真正的愛情；前者是永久不滅的，後者金盡即逝了。你看在金錢結合下的婚姻，造成了多少罪孽？我以為婚姻的先決條約，唯一的就

是戀愛，這位作者的意見，我極端贊成，你以為對嗎？”

他坦白地流露出真意來了。

“雖然說得很有理，但我要問你：你肯和一個

窮漢結婚嗎？在你這樣重視戀愛輕蔑金錢的態度來說？”他微笑地說着。這是希望她有更明顯的表示的。

“窮漢嗎？愛是無條件的，無階級的，如果他能愛我，在彼此都了解時，我決不以其窮而拋去自己的志願的。”她很堅決地說着。

她的意志已赤裸裸地表示出來了，他想立刻把手上的約戒除下來，輕輕地套在她那柔荑似的指上，但是，有一種說不出的力量作梗着；終於沒有實行。

熱烈的情緒又在他胸頭狂湧了，他的心靈覺得很難熬，在和她擁抱着狂吻以後，他胸頭的慾火烈燄越加狂烈，幾把他全身燒起來了，“人格”“法律”“禮制”“道德”已失去了威嚴，不能澆滅他胸頭的熊熊慾火了，理智也逃避去了，他緊緊地擁抱着她，把熱烈的臉兒靠在她臉上，顫聲地說：“貞妹！我……要……要……”

“強哥！你要什麼？”她奇異地問。

“……”他回答不出了，心兒狂躍着，手兒震顫着。

“什麼？爲什麼你又不肯坦白地說出來？”她含羞地說。

“我……要……要……”他又說不出來了，但手兒已伸到她的下體去。

“……”她却回答不出來了，羞得臉兒紅得比秋後的楓葉一般。

他見她不作聲，以爲她默許了，推着她走向床上去；在他們倒在床上時，他乘勢伸手去把她的裙帶寬了，裙子已卸下來，一條粉紅色的短褲，照映在他眼簾，他越加興奮了，很迅速地又把她的褲帶鬆下了；她在意識朦朧間，覺得有兩個大字——道德現在眼前，她的感覺敏銳起來了，立刻用力把他的手推開，將已被鬆解了的褲帶緊拉着，同時又翻起身來。

“……”他很驚異地又很失望地望着她，胸中熊熊的慾火已冷却一半了。

“強哥！現在是不可以的，我橫豎是屬你的，這只是時間的遲早問題，你不要着急！”她含着羞說。

他像剛從迷夢中驚醒來，熊熊的烈燄已冰冷了，他不覺顫慄起來。他顫聲說：“貞妹！請你恕我吧！我在一時的肉慾衝動中，不能克制，所以有這樣的妄動！”

“我不怪你，你不要掛記吧！”她不自然地說着。

經了很久的談話，他狂跳的心兒寧靜下去了，熱烈的臉兒也漸漸地溫 and 了，在她告辭回去的當兒，他又和她熱烈地擁抱着接了一個吻兒。

X

平靜的愛湖，發生了波瀾了。在他們的親熱態度中，已令許多人因羨慕而變為嫉妬了；而她自任學聯會宣傳部部長以後，她的言論，攝定了青年們的意識，她的容貌，更搖動了青年們的靈魂；因之，許多學生們對她發生了妄想，那具有胆識的人，就寫信向她求愛；沒有胆識的人，只把那種妄想深深地存在心頭，後者對她是沒有影響的，前者却發生影響了。那些求愛不遂的人，由愛慕變為仇視了，於是造出許多蜚語來中傷他們，藉以洩胸頭之恨，這是普通人的普遍態度，不僅是T地的青年

的。含有毀謗性有誣蔑性的性質的消息，他們隱約地聽到了。她的同學對她勸告，使她不要時常到學聯會去，以息外間的訛言；而他的同學却對他取笑，用種種的方法來使她難堪；所以起初他們對那種蜚語，還不在意，只以無意識的舉動目之，後來蜚聲越大了，而在TN日報的副刊上，載有一篇“宣傳員的艷福”的文章，內容是以他們的事實而作對象的描述的，他們有點着急了，可是却又連續載過幾篇關於毀謗他們的論調，於是他們不能再保持緘默的態度了，覺得這種空氣的傳佈，是有防礙於他們的前途的，經了一番的攷慮，他們決定了，除不得已的事情外，她不再到學聯會去了。

在他們的過從減少以後，社會上的訛言已無形中消滅了。他們除了學聯會開執行委員會議時可以謀面外，已沒有謀面的機會了；在會議場中遇到時，只有微笑示意，不作一聲，像很冷淡一般，而一切心事都在一笑中互通了。這，在熱烈的狂歡

中，忽然變爲冷寂，他心中很悵惘了，不過又迫於無奈吧！幸得培仁女校經了一番革新以後，學生的書信自由權已從校長手中奪回來了，於是他們在表面疏遠的當兒，只有藉綠衣人來傳遞心曲，他的情緒都在字裏行間傳給她了，這是他唯一的安慰！外間的空氣雖然沈寂了，而他們還不敢恢復過去的狀態，如驚弓之鳥似的，在不絕地震顫着。

學聯會的工作又緊張起來了。那是爲着剿匪勝利，T地的民患除去，所以舉行一個祝捷大會，同時又發起慰勞會。前者除了學聯會以外，還有黨政機關和其他民衆團體共同負責的，後者却由學聯會負責的。於是他的工作又忙起來了，除了辦理關係祝捷大會的工作外，又籌劃着慰勞會的進行，對於慰勞會的經費問題，決定由各校代表組織募捐隊，向四處去募捐，以促慰勞會的實現。祝捷大會已很熱烈的開過了，慰勞會也在募捐結束後，把毛巾餅乾之類的東西，送到爲民衆謀幸福的

革命軍的隊伍裏去了；在這兩件事情結束以後，他爲着操勞過度的原因，精神有點不適了，以爲很平常的現象，沒有理會到，於是病勢發作起來；頭昏眼花，週身像汽爐一般發燒着，他不能起床了；經了幾個醫生的診治，終是無效，他遂到E醫院去。

在未搬進醫院以前，他扶着病寫了一封信告訴她，說生起病來而搬到E醫院去的。她接了那封信以後，本想立刻到醫院去探問他，可是剛遇着校中舉行月攷，不能分身，她好不着急了，像熱石上的螞蟻一般。在試驗時她只是糊亂地作答，心兒早已飛向E醫院去了；試驗結束時，已距他到醫院去四天了，她匆匆完了化學那一課，最後的一課，匆匆地走到E醫院去，一切的東西，都不能阻止她的進行了。她走進他房間時，見他正在假寐，她不願驚醒他，就靜靜地坐下去，可是她走來時的步聲，已把他驚醒了，睜開朦朧的眼睛，見她坐在對面，腦海中的疑團已消滅了，他正在疑惑着她爲什

麼不來呢！

“強哥！現在的精神怎樣，病勢退減未？我好不急煞了，剛遇校中月放，又不能分身來，直到今天放試結束了，我才能到這裏來問你的病的。”她的聲浪打破他的凝思了。

“貞妹！謝你的盛意！”他漫聲地說。“精神已好一些了，病勢也減輕了。不要費心吧！”

“強哥！你的病怎樣發生出來？，她追問他的病源了。

“我自祝捷大會和慰勞會結束以後，覺得精神有點變態了，我以爲無事而不理會牠，因此病勢就蔓延起來；經了幾番醫生的診治，不僅不能見效，反覺利害一些，於是我就到這裏來的。”他回答着。

“你已消瘦許多了，如果你早一點到這裏來，怕早已痊癒了，精神的痛苦也減少許多；你本來不是一個宿命論的信仰者，爲什麼你這次又漠不關意似的來對付病魔？”她坐到他床沿去，握着他的

手可熱的手，很關心似的說。

“貞妹！”他回答着。“我太相信那班有了黨政名人介紹的醫生了，因為見有許多名人做介紹，以為他的醫術必定精良，所以我開始就請他們來診治，那一連請過幾個醫生，却不見病勢退除，反還利害起來，這樣的担擱了幾天，我才到這裏來的；我精神多受一點痛苦，固是我自己所自招，却也是那班庸醫的賜與呢！”

“強哥！你太率直了！你以為有了黨政名人做介紹的醫生，就是醫術精良的嗎？他們不過是借黨政名人來做招牌吧！你看T城的醫生，那一個沒有黨政名人做介紹？其實沒有一個可以了解醫理呢！他們在名義上說是“存心濟世”，實際上却是“收買人命”的，每一年中，不知在他們手裏造成幾許冤魂了！他們只讀過幾本藥性賦本草綱要等書，就掛起大國手的招牌了，黨政名人介紹的醫生果是靠嗎？”她感慨地說。

在談話中，時光已飛逝了，紅日已躲在西山她辭出了，除了囑他小心珍攝以外，還有一聲“我明天再來。”於是她每天在課罷以後，就到E醫院去，在訪友和買物的名義掩飾下。他在醫院住了兩星期，病已痊癒了，在臥病的時期中，除了她時到醫院去問候以外，從前他認為最要好的朋友，却連影兒都見不到了；他在這一番臥病後，得到許多認識；她真摯的情意，在心坎上刻上一個不可磨滅的印痕了，而對於朋友的見解也變更了，“可以供患難，不可以共安樂，這種朋友已絕跡人間了”的調子，他不敢再反對了。他記起從前熱烈的友情，忽變為冷淡，對於“得一知己可以無憾”的妄想也消失了。在他離開醫院以後，遵醫生的命令，向學校續假一星期，藉靜養以恢復原有的精神，於是他整天在學聯會裏面，育英中學還未有這個充滿着革命的熱情的青年底影兒。

他離開E醫院以後，靜養了三天，精神已回復

到病前的狀態了。而她每天的下午，總是到學聯會去走一遭，已成為她一種特殊的功課了；每次在她的坐談中，已給他很大的安慰，而在她的歌聲中，每一個音波都蘊藏着愉快的要素，每一個音波都具有愛的熱力，一聲一聲的打動他耳腔，送進他心房，他已忘掉了自己是一個剛從病魔手中的逃脫者了。在他返學聯會後第五天，太陽已落下去了，她卻還不見來，以為她不來了，可是在燈火齊明時，她卻又珊珊地走來了。

“我以為你今天不來了。貞妹！”他正在快慰着說。

“我一定來的，不過有點事情糾纏着不能分身，所以到這個時候才來的。強哥！朋友真是不可靠啊！”她感慨地說着。

“什麼事情？你對友情忽起冷淡起來。”他奇異地問。

“強哥！我從前不是訴你嗎？我最相知的朋友，

除了淑珍姊以外還有F.和G.二人，我們像姊妹一般的，那知F.竟對我宣告友誼斷絕呢？”

“F.爲什麼和你斷絕友誼？”他又問。

“她對我的態度，在兩星期前已發生變化了，不過我還以原有的態度接待她，所以感情的薄膜還未衝破而繼續存在着，直至今天才把過去的友誼宣告破產。我校的消費合作社，本來是由F.主持的，因爲成績很不好，同學都表示反感，所以學生會使她去職，而以我兼任，在她的心目中，以爲我覬覦她的地位，所以強迫她去職的，她在誤會中對我生出反感了，我雖微有所聞，却沒有機會向她解釋；今天她正在清理手工用具，我一時忘記了她心中已有反感，爲着要到這裏來，所以就請她代我清理一下，在我提出要求以後，她竟紫漲着臉說：你什麼都可以兼任，難道清理這一些器具也不能嗎？她那種態度令我吃驚起來了，於是我對她解釋過去的誤會，而她却執迷不悟，不僅破口謾罵，

却還造出許多是非來。我因和她理論，所以到現在才能到來的，強哥！朋友的感情，時常都在變動中呢！”她把原委說出來了。

“不錯的。”他回答着。“朋友的感情，都是不可靠的。在利益不衝突時，感情是好得像水乳一般；在利益相衝突時，感情就立刻破裂，變成冰炭不相容了。貞妹！現在的友誼，都建築在金錢上面了，有金錢的時候，友誼很熱烈；在貧窮的時候，熱烈的友誼又變為冷淡，直至不相認識一樣的。所以友誼的存在與破滅，是在利益衝突與否來決定；友誼的熱烈與冷淡，是在富貴貧賤中來決定的。你和F.的過去友誼，誰相信有決裂的今日，這就是一個例證了。貞妹！我現在已覺悟了，從前所抱“寧人負我毋我負人”的主張，我知道是不適用在這個社會裏了。我又何嘗沒有幾個很相知的朋友，在我臥病的時候，却不見到他們的影兒了，唉！友誼與金錢孰重？我想這一個估價，一定是屬於後者的，在這

個拜金主義的社會。”

他們談了一會友誼問題，談鋒又轉變了；在熱烈的情緒奔騰中，已相互地緊緊的擁抱起來了。經了一陣熱烈的擁抱和親蜜的狂吻以後，他胸頭的情緒抑壓不住了！

“貞妹！花不常艷，月不長圓，人們那能長聚？別離的滋味，終要落在我們脣上，”他感傷地說。

“強哥！你還不相信我嗎？我們決不會分離的，我們永遠在一起。”她安慰地回答着。

“貞妹！我們果能永遠在一起嗎？我們成爲終身的伴侶嗎？”他很歡喜地在她回答以後接上說。

“哥哥！你還不知道嗎？我的心早已交給你，我的身也早已歸諸你了。這個世界裏，除了你以外，沒有別的人可以接受我的心靈的，哥哥！我誠懇地把赤裸裸的心交給你，請你好好地把它收藏吧！”她含羞地說，臉兒已紅起來了，兩頰變成桃花色。

他聽了她的告訴，心中很快慰了，在一陣狂熱的接吻以後，她手上已套上一顆金光閃爍的約戒了，室中瀰漫着快樂的和藹的氳氳，電燈放射出來的光芒，比平日光亮許多，像特地祝賀這一雙未來的新夫婦底前途光明一般。

在她回去以後，他獨自在床上輾轉着，雖然已到午夜時分。本來在他離開醫院歸來，每天晚上九時就昏昏入夢了，而這一天却不然，精神非常興奮，腦中還有一個依稀的幻影，心中已充塞了愉快的情緒了。在疲倦包圍在他的四周時，恍惚覺到是在一個和風日暖的天氣，Y. N. C. A. 的禮堂裏，滿擠着許多來賓，鏗鏘的悠揚的音樂聲交響以後，他和她接着琴聲，慢慢地走進禮堂，相對地站着，台上坐着的人，除了自己的父母和她的父母外，還有黨部的宣傳委員坐在證婚席上，自己的校長却坐在介紹席上，他們臉上都滿堆着笑容。司儀執行職務了，婚禮開始舉行，自鞠躬禮而至證婚和演

說，依次舉行了；而心中已很快樂了，尤其是在偷窺站在自己前面披着輕紗的她以後，婚禮告成時，一陣樂聲，鼓掌聲，爆竹聲，震耳欲聾了；在自己和她又踏着琴聲退席時，來賓遙擲五色的碎紙，身上添上了不少的燦爛的顏色。

在一個精美的房間裏，有一張黃銅的床，掛着潔白的紗帳，一雙鴛鴦枕並放在床頭，床的銅柱在電光的照映中，反射出一種金黃的光芒。房內已瀰漫着芳香的融和的氣息，電燈罩上一個綠色的燈紗，造成房中爲令人沈醉的景色；房中除了自己和她以外，已沒有別人了，房門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扃了。自己愉快地走到她近前，含笑向她說：“貞妹！夜已深了，今天太過疲倦了。我們休息吧！”只見她含羞不語，臉兒飛上紅霞，於是把她從沙發上拉起來。一剎那間，她已卸去新裝了，僅穿着一件貼肉的内衣和一條短褲，襪也除下了，潔白的富有曲線美的腿兒，已露在目前了；在這樣的狀態中，已情

不自禁了，在一陣熱烈的狂吻以後，就攜着手兒躍進紗帳裏去。

電燈的光芒透進了紗帳，亮光隨着紗的條紋而現出各樣不同的明暗，帳裏還可以看出一種模糊的影象，溫柔的令人神志搖蕩的聲息，充塞了帳中，有時從紗隙裏流露出來。熱烈的情緒和愉快交感地在胸頭奔流，疲勞已消失了，擁抱着她軟柔的肉體，一陣陣的熱氣從她身上傳過來。一股股的芳香從她身上發出來，精神已興奮起來了。在狂歡中找不出相當的話了，胡亂地對她說：“我親愛的妹妹！今天是最快樂的一天，是我們的期望實現的一天，也是我們幸福開始的一天，這是誰的賜與？”“唔！誰的賜與？”在從沈淪於狂歡中恢復了意識時，她模糊地說。同時又接着說：“這是我們奮鬥的結果，是努力的賜與呢！”自己却又繼續說着：“這是不錯的，我以爲還有在暗中幫助我們者，如果沒有牠。牠有今日呢！”“是誰？”她奇異

地問。“是愛神。”自己回答着。她却又說：“愛神，是什麼東西？你太過唯心了。”聲音已漸漸地輕微了。她潔白的胸膛，已現在眼簾了；軟柔的乳峯，已在掌握中了。在性慾衝動的當兒，除了擁抱接吻以外，官能的本能發現出來了，人生最神祕的滋味領略到了。

砰的一聲，把他嚇得一跳，從夢中醒來，覺得身旁的她已從窗口逃去了，精美的房子也變了，他揉過了朦朧的眼睛，原來是臥在床上做了一個好夢。心中不覺惘然！

原书空白页

XI

自訂婚以後，理想的新家庭，時時在他腦海中活現；將來的幸福，也時時在他心上縈迴；他已忘掉了站在四周的惡魔底可怖面目了。時序不絕地更迭，夏天過去了，秋天也過去了，又到了殘冬時分；學校的寒假到了，學生們都忙着預備試驗了。他在試驗結束那天的晚上，見同學們都匆忙地收拾行裝，準備歸家去，不覺也打動歸心了；一氣走返學聯會去，預備收拾行裝，回去省視雙親了；但在走進學聯會，又覺得還不能回去，學聯會還要結束呢！於是獨自癡坐窗外，見大地已露出蕭條的景

象，不覺觸動詩興，信手寫成一首冬夜，正在刪改中，役人送上一封信來，信封上的字跡很潦草，幾分辨不出是誰的筆跡了，經了一番的審視，才知道是她寫來的，不覺吃驚起來，因她從來沒有這樣潦草的，經驗告訴他。他把信拆開了，在一張信箋上很草率地寫着：“強哥！請即來B馬路八十號，有要事相商！”在那幾行東斜西歪的字跡中，他知道不是在匆忙中寫成，就是在心緒凌亂中寫成的，心裏疑惑着，終是披衣按址前往了。

一間靜寂的小室，昏黃的燈光照着，形成得慘淡可怕；在沙發上坐着兩個抱着不同的心思的男女，這就是他和她了。他開始打破了沈寂的狀態說：“貞妹！有什麼事相商？我已急煞了。”

她臉上現着戚容了，帶着顫聲說：“強哥！我們的前途已發生障礙了，萬惡的魔鬼已伸出毒爪來破壞我們的幸福了，我們如何對付？”

“怎麼樣？”他突遭了刺激而驚訝地問。

“強哥！”她接着說。“昨天我母親對我說：本城的團總王一林，想娶我做媳婦，已和我父親商量過了。她這種像打聽我底意思的說話，我已明白了，我立刻表示反對，但我母親是一個拜金主義者，她以為他們有錢有勢，可以使我一生吃不盡穿不盡的，在我極力反對中，她還不肯拋去成見呢！”

“哦。王一林的兒子嗎？他就是我的同學王蔭祖。……”他還沒有說完自己底意思，她已接上話了。

“他就是王蔭祖嗎？”她說。“這種不要臉的人，竟想仗父親的勢力來壓迫我，手段這樣卑劣，我寧願犧牲生命，決不肯屈服在金錢與勢力的淫威中。”

“你認識他嗎？”他問。

“我沒有認識他，不過他從前寫過一封令人肉麻的信給我，被我大罵他一頓。已不見有什麼舉動了，那知他又死灰復燃，想藉父親的勢力來威脅

我！”她回答着。

經了一會的沈寂，他又說：“貞妹！這一樁事情，在我看來，你父母一定同意的，在他們決定以後，我們又用什麼方法來對付？”

“我想他們在未得我的同意前，決不會魯莽從事的。我父母對我都很愛護，我已向母親表示反對；想他們還不敢決的。如果他們決定時，我只有明顯地表示態度，提出反抗，爲着自己的前途，努力奮鬥！不過，最好的是你從速回家去，託人來向我父母求婚，我可以順水推舟似的進行呢！哥哥！你什麼時候回家去？”她把主張說出來了。

“爲着學聯會的工作還未結束，我要遲幾天才可以回去的。現在爲着我們的前途，我就在明天回家去吧！”他回答着，臉上已露出慘淡的顏色了。

在一陣熱烈的抱擁以後，他們就各自回去了。他一氣走返學聯會，默坐了一回，覺得前途的光明有點灰色了，懶洋洋地收拾行裝，預備明天回家

去；而精神受了刺激，整夜却沒有入夢了。

他抵家以後，因有心事塞在胸頭，總是悶悶不樂，雖在父母那副慈祥的和藹的笑顏中，也不感到一點快意。在從前的時候，他自學校回去，家庭中是充盈着愉快的空氣的；這次回家去，却依然是寂寂着，和從前不同了。在抵家以後，本想立刻把心事說出來，却像有一種阻力在阻止他似的，消失了勇氣了，直至歸後第三天的晚上，他的父親提起婚事來，才乘機說出自己底主張。那是在晚飯以後，大家坐在廳中閒談的，他父親提出蘊藏在胸頭已久的意見了，他說：“強兒！你年紀已長大了，我已年老，你母親也年老，我想無論如何要娶一位媳婦回來，主持家政，照料我們了！”

“你姑母處有一位姑娘，容貌很好，作工也好，性情也好，我想替你訂婚了，你意見如何？”他母親接着說。

“婚事本來是兒子的事，竟勞你們費心了！我

也願意有人主持家政，爲母親代勞，不過，結婚是人生最重要的關鍵，聯繫着一生的幸福，所以不能不要慎重一些的。”他說出自己的主張了，而心事却還沒有說出來。

“強兒！你念了幾年書，識見倒還不錯，你的意思要怎樣呢？”他父親很和靄地問。

他認爲是唯一的機會了，他趁勢說道：“父親！我告訴你：我在校中因參加各種民衆運動，認識了一位女學生，她的性情學問我都很明白，我相信只有她可以做我終身的伴侶，如果父親要我結婚時，我必須和她結婚。”

“她姓什麼？父親叫什麼名字？住在什麼地方？”他以爲他的父親一定反對這種論調了，却出乎意外，反很當心似的詢問着。

“她姓張，名雪貞，是在培仁女校念書，她父親叫做張乃民，住在城內R馬路六十六號，本來是V市附近的N村人。”他很詳細地回答着。

“唔！”他父親的聲音。“在城裏居住的姑娘，都是不可靠的，她們過慣了都市的生活——浪漫的生活，那能忍受鄉村的岑寂生活呢！”

“父親！這是說不定的，那並不是公理或定律，每一個住在城裏的姑娘都是這樣的，我相信她決不會像一般時髦女子一般，染了不良的習慣，我相信她一定可以博得你們的歡心的。”他爲她聲辯地說。

經了一番的攷慮，他父親答應明天就託人前往說合了，這雖然給他一點安慰，自己的家庭中沒有什麼障礙，但是，能否得她的父母同意，却又成爲他心坎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陷在懷疑的狀態中了。

在他回家那天，她父親已答應王團總的要求了。王團總答應在訂婚以後，就委他在團局當職，所以在利祿的包圍中不能自拔，把兒女的幸福拋向九霄了。團總王一林，在革命以前不僅是土地的

劣紳，却還是一個大地主的；革命發生以後，一般土豪劣紳大地主，都在“打倒土豪劣紳”“打倒大地主”的聲浪中溜之大吉了，只有王一林仗着那投機的本領，戴上一個假面具，掩去了在打倒之列的面目，一變而為主義信徒，再變而為忠實同志，洗去了在打倒之列的名字，而站在台上高呼打倒別人了。T城的團局，也仗着他那副奸滑的手段，團總的職位被他佔領了。所以他雖然是一個劣紳和大地主，搖身一變又成為革命時代的紅人。

她父親答應了王團總的要求，很歡喜地走回家去，覺得自己的聲價高起來了，預備做一套中山裝，買一隻公文皮包，到團總去就任了。在晚飯的當兒，還不絕地露出笑容來，她心中有點疑惑了，她問道：“父親！為什麼你今天這樣快樂，商情很好嗎？”

“唔！”她父親停止了吃飯的工作說。“兒女婚事告成，可以卸去一層責任，那不快樂！”

“這是什麼意思？”她驚疑地問。

“你的婚事已定奪了，我已答應了王團總的要求，明天舉行文定之禮了。”她父親漫聲說。

她嚇得一跳了，碗箸已離開手中了，帶着顫聲說：“父親！不顧你女兒將來的幸福嗎？爲什麼這樣匆促？”

“那有不顧你將來的幸福的道理？正在爲你將來的幸福，我才答應了人家；他有錢有勢，不怕娶不到一個好的媳婦的，既肯來要求，正是你的福氣，你可以享受無窮的幸福了！”她父親解釋似的說。

“父親！”她抑不住沸騰的情緒了，又說。“有錢有勢的人家，就是我將來的幸福嗎？你誤會了，我的幸福並不是寄在有錢有勢的裏面的。婚姻是人生最重要的關鍵，必須詳細地審慎地攷察一番，覺得雙方的意志相同時才結婚，然後有真正的幸福享受；如果匆匆從事，把一生的幸福都在匆匆中決

定，這無疑是痛苦的，那還說得上幸福？”

歇了一會，她繼續說：“我和他完全不認識，他的性情學問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那能和他結婚，做他終身的伴侶？更加他對我的一切，也不能完全明瞭，所以要和我結婚，無非是貪戀我底美色；如果到了我底美色消退以後，怕他又仗着父親的勢力和金錢，捐棄我而他顧了，父親！我相信，婚姻是建築在戀愛上面的，有戀愛的婚姻，前途就光明燦爛，沒有戀愛的婚姻，前途總是黑暗陰森的。戀愛是婚姻的基礎，基礎還未鞏固，無論如何是沒有良好的結果的，我和他沒有經過戀愛的過程，基礎還沒有建築，又那能冒昧地和他訂婚？父親！請今晚去回絕吧！”

“你中了時代病的菌毒了，滿口說戀愛，戀愛究竟是什麼東西？我從前也沒有戀愛來作基礎，却又不見有什麼事情發生出來？我的婚姻又沒有崩潰？你現在只是和他訂婚，並不是結婚，在訂婚再

戀愛，不是一樣的嗎？”她父親有點反感似的說。

“父親！我並不是中了什麼毒菌”，她聲辯地說。“不過，我始終相信戀愛爲婚姻的基礎條件，如果沒有戀愛的婚姻，我決不承認的。你們從前沒有經過戀愛而結婚，却沒有什麼事情發生，這是不錯的，你要知道：你們所處的時代和現在的時代不同了，你們所處的時代，是一個封建時代，舊禮教支配了整個的社會的時代，在那個時代的當中，女性只有俛首帖耳，任人家支配，而一般悲慘的哀號，你可曾聽到嗎？現在時代不同了，在革命政府底下，那種觀念早已消滅了，男女平等了。你說訂婚後再戀愛，是很不妥當的，假如訂婚後和他戀愛，發現了他的意見和我的意見站在衝突的地位時，又要怎樣？總之，請你回絕了囑，我不同意這樣的主張。”

她的父親覺得她說得很有理，已啞口無言了，但一念及自己的職位，不禁憤怒起來，紅張着臉

孔，圓睜着眼睛，發出粗暴的聲音對她說：“世界真是變了，從前的女兒，聽到父母說起自己的婚事，就很羞愧地走開去，現在却一點羞恥心都沒有，還敢爭執起來！我意見已決定了，你不要多嘴吧！”

她見到父親那種態度，已很心酸了，在他說完以後，淚珠兒已奔流了，帶着咽聲說：“父親！難道女兒的終身大事，還不肯給我自由嗎？”她不能說下去了，只有幽微的嗚咽聲，代表她鬱塞在胸頭的情緒。

“貞兒！自古婚姻由父母，那能由自己作主？你在校中念過幾年書，難道三從四德也不曉得嗎？”她母親插上說。

“婚姻大事，是在‘父母之命’‘媒妁之言’的，那能任你自由，不要我底名譽嗎？我決意是這樣了。”她父親氣憤憤地對着她說。

室中靜寂了，她伏在一張沙發上，她父母還圍着食桌坐着，她的嗚咽聲和壁上的鐘聲相應和着。

XII

在他歸家第四天的清晨，那個具着很大的使命的四全叔開始出發了，四全叔就是奉命前往說合的人。他在四全叔出發以後，獨自癡坐在床上幻想着。他見到四全叔滿臉春風地走來，對自己道喜，並告訴接洽勝利的經過，他心花怒放了，像有一座幸福之宮露在眼前，宮張開着在候他走進去似的；同時，他又見到四全叔垂頭喪氣走來，對自己報告接洽失敗的經過，他辛酸起來了，眼前就現出一個痛苦的深潭。他矛盾地幻想着，心靈沒有片刻的安寧的。

太陽快要落到西山了，負着重大的使命的四全叔，在他的渴望中，已帶着失望的神態回來了。“四全！你辛苦了，坐下來憩息吧！結果怎樣？”他父親帶着慰勞的聲調說。

“唔！”四全叔不經意地說。“沒有希望了，另找一位姑娘吧！她已和人家訂了婚呢！”

“全叔！怎樣？”他很迅速地問。

“人家的女兒已配給王團總的兒子了，訂婚還沒有幾天的。”四全叔回答着。

他幾乎昏去了，心裏像有無數的箭鏃在鑽着似的，眼眶裏的淚兒奔流了，走返自己的房間，昏昏地倒向床上，覺得一切都失掉了，光明變成黑暗了，幸福也幻化為痛苦了，悲哀的情緒，包圍了他整個的心靈！

在矓矓間，被他的母親驚醒了。睜開惺忪的眼睛，見母親已坐在床沿，手中持着一封信對他說：“強兒！你不要悲傷！天下不乏美人，何必受精神的

痛苦，達觀一些吧！剛才接到一封信……”他的精神已興奮起來了，立刻從她手中搶過那封信，她的聲音已聽不清楚了。把信拆開來，只見信箋上寫着：“強哥！請在明天午前到B馬路八十號一敘！”他的心緒越加凌亂了。盼望夜之神的降臨，而夜之神已到來，他又盼望黎明的到來，在床上翻來覆去總不能入夢，而時間却又故意和他爲難似的，覺得牠走得特別緩慢。期望着黎明的他，整夜沒有合過眼睛了，到了精神疲乏的時候，東方已作魚肚色了，一陣的興奮又驚退了疲乏的侵襲；在東方放出一片片的紅霞時，他已不顧整夜未眠的狀態了，匆匆地預備到城裏去。

在午前時分，他們已默默地坐在小室裏，雖然每人胸頭都有無限的情緒，却又無從說起呢！經了一會的沈寂，他感傷地說出來了：“貞妹！我們的前途已變成黑暗了！”

“……！”她的聲音却說不出來。

“妹妹！事情爲什麼變得這樣迅速？”他問。

“強哥！”她回答着。“在你回家那天晚上，晚飯正在用着，我父親說起我的婚事了，我當時和他很劇烈地爭辯了許久，滿想他可以體念我底意志，事情或可以轉變，雖然已到了很緊急的時候。在第二天的午前，我正在默坐房間，小弟弟走進來了，手中持着一顆約戒，很天真的對我說！姊姊！這是姊夫家裏送來的，母親使我送給你，請你戴在手上。在這幾句話中，我心已碎了，我立刻走去和父母交涉，但是，我堅決的反對，我哭泣的要求，終不能打動他們的心志呢！哥哥！我一個柔弱的女子，除了自己聲嘶力竭抗爭以外，誰來助我？可恨那個愛我的知我的哥哥，又遠在他鄉！……”她嗚咽起來了，不覺倒向他懷裏去。

“妹妹！不要悲傷！我們想一個辦法吧！”他勉強抑壓着心中的情緒說。

“哥哥！”她帶着咽聲說。“還有什麼辦法！我已

對父母明白地表示過了，我已把你和我的經過說出了，這不僅不能使他們回心轉意，反扳起那副可怕的臉孔來，罵我不顧廉恥，敗壞家聲，唉！在頑固的父母支配下，利祿薰心的父母支配下，兒女們總是做他們的犧牲品的，還有何言？父母之愛子女，雖是“昊天罔極”之恩；而父母之害子女，也“不知胡底”呢！”她已成為淚人了。

他的心碎了，一面替她拭着淚珠，一面對她說：“妹妹！事情已到了這個地步，還有何說？一切的力量都操在他們手上，那能反抗？妹妹！我爲着你的前途計，請你服從你父母的主張吧！我們過去的一切，不要記念了，只當作一場幻夢啊！我決不怨你，我也不怨你父母，我更不敢怨王團總，我只怨，怨自己的命運太惡劣，怨愛神太佻皮，把我來做牠的玩具。妹妹！願你接受我的主張吧！”他的淚珠也奪眶而奔流了。

“哥哥！你不要說這樣的痛心話了，你還不相

信我嗎？我整個的生命，都寄在你身上，如果離開了你，我就等於死亡，還有什麼樂趣？哥哥！無論如何，我底意志是始終不變的！”她從他懷裏掙扎起來說。

“妹妹！我是很相信你的，不過，爲你前途的幸福計，所以這樣主張的。”他又說。

“哥哥！你太小覷我了！”她接上說。“我的幸福完全在你身上，你給我的幸福才是幸福，除了你以外，任何給以我的只有痛苦！我只有接受你給我的幸福，別人給我的我不要的。哥哥！只有你可帶我走向光明之路，幸福之宮呢！你這樣的說，我越覺痛心了！”終於又倒在他懷裏去。

經了一番的攷慮，她決定繼續奮鬥，算是這一番較會的結果了。他要回家去了，她離開他的懷裏，頭髮已蓬鬆着，眼睛已紅腫着，粉臉上的光亮變成慘淡了，凄慘地說一聲“再會”，她的背影已模糊了，他惘然踏上回家的路上。

寒假中的光陰已溜去了，學校已發出開學的通告，他又帶着病後的身軀，從家裏走向學校去。在他和病魔周旋的當兒，接到她的來信，內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着：“無論怎樣的凌逼，我志始終不移，可以奪我魄，可以殺我身，決不能奪我志，海枯石爛，我的心總是寄在你身上。近來父母的態度像有點轉變了，未知是不是覺悟的表現？我們的前途，或還有轉機：哥哥！不要失望！不要悲傷；勝利終屬我們的……”他的病勢就在這一封信讀過以後減去一半了；在假滿以後，他就帶着一片熱誠走回校去。上課後一星期，她又約往敘會了，他很愉快地前去，以為可以得到一點好消息了！

他已見到她了，在她的身體底變態上，不覺把他嚇得一跳，她的容貌的改變，幾令他認不出來，粉臉變成臘黃了，鮮紅的脣變成淡白了，豐腴的兩頰也消瘦了，總之，她已換過一副面目了。他很驚疑地問：“妹妹！你為什麼竟消瘦到這樣？我幾乎認

不出來了。”

“哥哥！”她嗚咽起來了，輕微的聲音混在咽聲中說。“我自那次會你以後，精神受了劇烈的刺激，就病倒了，與茶爐藥灶爲友，已兩星期了，我怕你掛心，所以沒有告你的，我已很消瘦嗎？自己却不覺到呢！”

歇了片刻，她又若續若斷地說：“哥哥！我們前途沒有希望了，只有黑暗，陰森，冷酷；光明，熱烈，燦爛，已不再降臨我們身上了。奮鬥結果仍是失敗呢！哥哥！我前日見父母對自己的抗爭，沒有什麼表示，以爲他們覺悟了，那知道是一種計劃？我被他們欺騙了！現在惡魔的毒爪已伸開來，我快要被牠抓去供牠的囓吻了，在……下月……十……八日……就要……要……”她的聲音已模糊了，但雖還分辨不出，而心上已像透進了幾柄利刃一般了。

“妹妹！說清楚吧！不要徒自悲傷，這是無補於事的。”他強抑着胸中的情緒說。

她的咽聲停止了，她顫聲說：“我的婚期已決定下月十八日舉行了，我們如何對付？”

“下月十八日，就是二月十八日嗎？”他驚訝地問。

“是的。”她輕微地回答。

經了一會沈思，他說：“妹妹！現在到了這個地步，我們的出路只有一條，那是我們唯一的出路了！”

“那一條出路是我們唯一的出路？”她像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似的很歡喜地問。

“那條出路就是逃避，我們一同走到H埠去。”他說。

“好的，我們一同走到H埠去吧！”她接上說。

“走到H埠去雖然是一條出路，但是……”他沒有繼續說下去了。

“哥哥！但是什麼？爲什麼你不說出來？”她追問。

“出路雖找到了，但我們將來的生活怎樣解決？”他坦白地說出來了。

“哥哥！”她又接着說。“將來的生活不要顧及了，先要解決目前的問題吧！這目前的問題解決了，將來沈淪在他鄉也好，飄流在異域也好，我都願意的。我有一個表姊住在江埠，她對我很好，我想她必能助我的。哥哥！我們決意到江埠去吧！”她慘淡的臉上都出笑容了。

他們決定了，行期是在下月五日，距行期還有十天，他們想在十天內預備一切呢！他們臉上都充滿着快意了，臨走時又熱烈地接過一個吻兒。

在一月二十九日那天，平靜的T城，忽然發生了一件很大的風波，縣黨部的執行委員朱文漢，在縣黨部門首被人暗殺，當場殞命，兇手却被擒了，這件事情發生以後，影響了整個的T城，一般人都集中到兇手身上，指使人的問題，都藏在每人的胸頭，T城的空氣頓形緊張了。在一天的晚上，他正

在伏案寫一封家信，同學黃友林走進來，附着他耳朵低聲說：“志強！你要小心啊！兇手今天已供出你是朱案的主使人呢！”突如其來的消息，把他嚇得一跳，他說：“真的嗎？你怎麼知道？”“低一點說吧，雖在兇手的供詞雖還沒有發表，但我父親是朱案的會審委員，剛才我和他說起兇手的審判情形，他在無意中說出來呢！強哥！我以為你不要在這裏了，快走到別處去吧！”黃友林很誠懇地低聲對他說。他心中很奇異了，自己和兇手又不認識，無怨無仇，為什麼他要指自己為主使人？他懷疑着。

正在懷疑中，校長却又叫他去談話，他心兒狂跳了，像大禍快要降臨一般。蹣跚地走到校長室，校長把門扇起來，和他並坐在沙發上，低聲對他說：“志強！今天風聲很惡劣，剛才有一個朋友來談，說今天會審時，兇手供出你的名字來，指你為主使人呢！你要小心迴避啊！”他心兒跳得更利害了，在校長口中已證明黃友林的話不錯了，他震

顫地對校長說：“校長！這好不奇怪！我和兇手不相認識，怎麼他竟指出我的名字來？”“或者人家加禍在你身上也未可知，總之，你無論如何，都要迴避一下，大抵明天還未檢查火車，你可到H埠去暫避一下吧，這不是兒戲的事呢！”校長很關心地說。他心緒亂了，默默地坐着，經校長的催促，才無意識地走回房間。經了一番的攷慮，他才決意明朝到H埠去，匆匆收拾幾件必需的東西，預備趁朝車了。

他的心緒已凌亂了，胡亂地把東西放進一個和自己流亡的皮嚙裏去，經了許久的整理，行裝已弄妥了，於是把那封半途中斷的家信寫完了，把赴H埠的原因告訴父母；又寫了一封信給她，告以流亡開始的緣故，工作完畢時，桌上的時計已報告是一時的時分了，他在精神疲乏中，就倒向床上去，呼呼地入夢了。

一陣鐘聲，驚碎了他沈沈的迷夢，連忙披衣起來；距火車開行時間，僅還有二十分鐘，他心忙意

亂了，匆匆地提着皮嚙離開了學校，走向火車站去。在無數的人頭躡動中，他心兒狂跳了，像有許多人伺伏在四周似的，不覺顫慄起來。火車的黑煙繚繞，飛也似的駛來了，他在洶湧的人潮裏，擠進一個長狹的車廂，在車廂的角落找了一個位置坐下，心旌搖搖，他不敢抬起頭來，像四周都有魔鬼的猶笑一般，却不自主地抖顫着；而車廂裏的乘客，却也把眼光集在他身上，像知道他是一個逃亡者似的。他正在震顫中，忽覺得被人抓住了，自身却囚在一個陰濕的囚牢裏，忽然嗚嗚幾聲，驚碎了剛才的幻想，原來還坐在車廂裏呢！火車風馳掣電似的狂奔，已把他載離了T城了。

原书空白页

XIII

親愛的強哥：

自你走後，我心碎了，我底靈魂也跟着你到亓埠去了，牠時常繞在你身旁。現在只還留着一個沒有靈魂的軀體，來任憑命運的支配！

昨天報紙載有關於你的新聞：暗殺朱文漢的兇手，在審判中供說你是主使人，現在縣政府已下令通緝你了，幸得你還走得快，不至陷入羅網！哥哥！我對這件事情是很懷疑的，你和朱文漢的感情，我是知道的，爲什麼你要主使人去行刺他？如果不是你指使，爲什麼兇手不說別人主使而偏要

說是你？我心中時常存着這兩個疑問了。

哥哥！在我心中的疑惑冰釋的時候，令我無限的悲痛了！兇手所以供出你的名字，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？唉！我萬想不到王一林的手段竟陰險到這個地步？因為他要藉兇手來加禍於你，使他供出你為主使人，你可以在縣政府的通緝令下而逃亡他方，則不至阻礙他們的進行呢！哥哥！我懊悔不該把我們的關係說出來，至被他們視你為眼中釘，必拔去而始快！哥哥！你已流亡了，我又像死囚之待判決一般，我們命運是注定這樣嗎？

這一個消息，是從我母親口中得來的。因為她催我理嫁衣，我只有飲泣，沒有回答她，她就對我這樣說：“貞！你不要記掛那個窮小子了，他已不知逃到什麼地方了，在王團總的方法中，他永遠不敢回來了。”在這一段無意的話裏，忽然觸起我底疑團，我覺得她的話有點奇怪，於是我故意反問她：“他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人不敢回來？”我得到勝

利了，她又坦白地說：“王團總自有方法，不僅使他不敢回來，假如捉到他時，不坐牢還要處死呢！”哥哥！在她的話中攷察起來，你的罪名完全是王一林加在你身上的，你在他支配中逃亡，你爲着我而逃亡了！

哥哥！我覺得他的手段太可惡，竟以陰險的手段來公報私仇；我又覺得他的思想太可憐，竟以間離我們的方法來施展其目的。我是始終不渝的，你未流亡我志不變，你既流亡，我志更堅如磐石，無論怎樣手段，強迫也好，軟化也好，我的意志是鐵一樣的。

哥哥！我手兒已酸了，不能多寫了，請你小心保重吧！謹祝
你的健康！

妹雪貞草上 二月三日

這封信是他抵江埠後收到的。他心中的疑惑，在這一封信讀過以後就打破了，他明白自己所以

被兇手指爲主使人的原因，他明白這次流亡是誰的賜與了。他傷心極了，深恨那個投機的王一林的手段陰險，幾欲生啖其肉了，却又奈其威儀正熾呢！他覺得爲戀愛而流亡，自己是情願的，但把一個重大的罪名加在身上，委實太不甘心！

他逃亡到H埠去，是住在一個遠房的伯父底店裏；他的伯父對他還好，見他在流亡中，時時安慰他，使他暫時住在店裏，然後找尋職業，他在流亡的當兒，竟受了這樣的溫存安慰，幾乎感激流涕了！但是因在店中食宿，別的人又不滿意呢！商人的眼光是最勢利的，尤其是H埠的商人。假如你是富有的人，或是有勢力的人，他們就曲意逢迎你；反之，他們就輕蔑你了，而那種態度更令人難堪呢！其實這種現象已成爲普遍化了，何只是H埠的商人！他是一個流亡者，已令店中的人生出輕蔑的心理了，更加每天食在店裏，住又在店裏，知道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，於是侮辱的舉動，輕蔑的態

度，時常在他面前顯露出來。

亘埠是逃亡者的淵藪，爲着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原因。他是一個熱血的青年，是受過主義薰陶過的青年，對着莊嚴燦爛的亘埠，就記起從前的“貽笑外邦遺羞現在”的外交，恨帝國主義的強橫無理，把亘埠強奪了去。見到挺胸昂頭神氣活現的外國人，心中就生出一種憤怒來；見到本國的同胞，熙熙攘攘的往來擁擠，覺得亘埠的同胞已受了帝國主義的同化，拋去了心頭的國恥；見到那繁盛的商業，不覺記起沙基慘案發生以後，粵港罷工時的蕭條冷落的情形；他聽到同胞們讚美亘埠的治安和設施時，就立刻掩耳疾走，認爲是不可救藥的被迷醉者，覺得很痛心！亘埠的生活，在別人眼中看來是愉快不過的，而他却覺得無限痛苦呢！他想離開了牠，却又不至到什麼地方去，只得隱忍地勉強地住着。

他每次在馬路上見到的情狀，總是痛心的。在

見到那些可憐的勞動者，在印度巡捕的鞭撻下輾轉呼號，心中受了刺激以後，不禁暗自說着：可憐的愚人啊！你忘記了你自己底國家嗎？仗着別人的餘威，來欺凌弱者，是一件可恥的事呢！你現在雖是這樣威風，但在你主人面前，却又馴服得像羔羊了，威風何在？他每次見到本國的同胞，在帝國主義的底蔭下，竟肯助桀為虐來酷待自己的同胞，他幾乎吊下淚來了，他暗中嘆着：同胞呵！你是不是神明華胄之裔？你是不是軒轅的子孫？你竟在利祿的引誘下，摧殘自己的同胞！你也忍看大好中華，受帝國主義的瓜分？你也忍看中華民族變作帝國主義的奴隸？他心中無限興奮，胸頭的烈燄又在狂燒了，在馬路上得到的印象，都是令他傷心的，於是他不肯走到馬路上去了，除了不得已的事情以外。

他逃亡到五埠已兩星期了，壁上的日曆一頁一頁撕去，十八日快要降臨了；他記起十八日這一

天，心中已劇痛起來。他想起了這一天，不知她要怎樣對付？這一天又是靈魂宣告死亡的一天呢！十五十六的日曆已撕去，明天就是十八日了，他的心靈已浸沈在悲哀中。他記起：如果朱案不發生，禍就不會從天外飛來，就可以偕她逃到這裏來，逍遙地享受愉快的生活了，那還計及是什麼樣的一天？可惜在匆匆中逃亡，不能和她一同逃亡；自己逃出來了，她還陷在不可自拔的深阱裏，要受人家欺凌，侮辱，他一陣心酸，淚珠兒已落下來了。

十八日那天到來了，在那天，他像待決的死囚似的，蜷伏在床上，心兒碎了，淚兒狂流着。飯沒有用了，整個的心靈浸在悲哀中！他正在嗚咽着，他的伯父走進來了，用和藹的語氣安慰他，他說：“志強！你不要悲傷，千萬保重身體啊！剛才接到一封信，不知是不是她寄來的？……”他精神突然興奮起來了，接過了那封信，在信封的字跡上，已認出是她寫來了，他站起來了，走到窗前站着，才把她

的來信拆閱，只見信箋上寫着：

親愛的強哥！

我的心緒凌亂了，我的手兒顫動了，在執筆來寫這封信的時候。哥哥！這封信是最後的信了，我願你在讀過以後，千萬不要悲傷！自你逃亡後，我只從郵差手中親手接到你一封來信，我知道決不是僅此一封的？昨天小弟弟告訴我，你的來信已被父母沒收了，你寄來的信均落在他們手中，雖然在我們底祕密通信法中，他們不能明白內容，而你的消息却和我隔絕了！哥哥！我的心靈已破碎支離了，我的柔情也寸斷了！

時光如流，十八日快要到了；我不能隻身到H埠去，只有坐以待惡魔的降臨！哥哥！我的行動現在已不能自由了，因為距十八日只還有兩天，他們怕我有什麼意外的舉動，把我關在狹小的房子裏，一切可以做自殺工具的東西，都被他們藏匿去了；還有一位表面是陪伴而在暗中實在是監察我的

人，終日在我身旁。他們這樣的舉動，令我又好氣又好笑呢！我氣的是，他們自己的親生女兒，當作囚犯似的看待；我笑的是，他們的思想太可憐！

哥哥！我的幸福已在父母的勢力眼光底下消滅了，只有痛苦放在我前面。我今生不能和你做終生的伴侶了，在強橫的兇殘的惡魔支配下，我不能不要離開你而走到痛苦的深淵！哥哥！今生已絕望了，我們期望來生，期望在來生填補今生的缺陷吧！假如來生不是人們的幻想。哥哥！我已被擯出幸福之宮，再沒有爬進去的力量了；我已沈沒於狂濤洶湧的苦海裏，再沒有自救的希望了！我希望你：不要因我而傷心，你的前程是遠大的，你的將來是光明的，千萬不要頹氣喪志，爲着我而拋去你的使命！

哥哥！我的意志已決定了，我決定在十八那天演一幕驚人的劇了。本來，我想保存清白的名譽，走上自殺的道路去，但經了幾番的思攷，我不願自

殺了。名譽是一個空洞的名詞，在社會上已一點價值都沒有了，我垂死的人還要牠做什麼？自殺不是抵抗的表示，只是退讓的表示；自殺也不是解決一切的，只是拋棄一切的，總之，自殺是一種懦弱的表示！我不自殺了，我要把我要殺的人殺了，才值得自殺，這樣的自殺，才有價值！因此，我騙小弟弟偷偷地去買回來的安眠藥，還緊藏在我懷裏，始終沒有咽下去。我決定捐棄此生了，我要爲自己報仇，我要爲你雪恨，我要把剝奪了我底幸福的人置於死地，我要把侵掠了你的自由的人置於死地，以洩我胸頭的憤恨。我認清楚了敵人，我不顧一切地和他拚命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了！哥哥！這是快樂不過的一回事的，假如我底目的可以達到時，我犧牲了性命也甘心；即使不能達到目的，也可以使一般頭腦頑固的人寒心呢！你不要掛記我了，過去的一切，當作是一場幻夢吧！

我寫到這裏，心緒越加凌亂了，抑不住心靈的

悲哀，淚珠兒已狂流了，在這幾頁信箋上，些那模糊的痕跡，就是含着辛酸成分的淚痕了。哥哥！你愛我的摯誠，我是知道的，現在到了這個地步，我希望你，希望你接受我底要求，依我底主張，假如你真是知我愛我的，想決不會使我失望吧！希望就是：要擔負你的偉大的使命，不要爲我而悲傷，消極，善自保重自己的身體；把愛我的熱烈的誠摯的情緒，拓大到民衆身上去，已逝了的愛的創痕，不要再留在腦海了，努力走向革命的道上，做一個舊社會的破壞者，做一個新社會的先驅者，確定了目標，努力向前奮鬥，到了大功告成時，我可以含笑天國了；反之，你爲了我而悲傷，消極，拋去一切責任，這不僅你虛負了生的使命，我的罪惡却成爲不可洗滌了。哥哥！努力吧！不要掛記我了，擴大你的愛吧！

我已成爲一隻柔弱的羔羊，快要帶上屠場了！我只還有兩天的命運，在兩天以後，我連這個沒有

靈魂的殭屍，也不願牠留在這個黑暗的污濁的人寰了！哥哥！我手兒軟酸了，橫豎再寫下去，寫完了這本信箋，又那能代述我心緒的萬一？我不寫了，一切的一切，都盡於此了！最後，我謹以十二分的誠意祝我

親愛的哥哥精神愉快！

不幸的妹妹雪貞含淚草上 二月十六日

他讀着她的來信，淚兒已狂流了，在讀完以後，大喊一聲：“我的貞妹的！”就昏去了。醒過來時，已臥在一個陌生的房子裏，一個穿着白衣的態度和靄的看護婦在身旁，在她的陳述中，才知道自己是臥在醫院裏。

XIV

在病之神征服中的他，經了二十多天的掙扎，才掙脫了病魔的羈絆。病後的身軀和從前不同了，和一月以前相比較，幾令自己也認不出來呢！她的情影終日在腦際縈迴着，想打探她的消息，却又無處打聽；後來寫一封信給同學黃友林，使他代為偵查了。盼望了很久，覆信已來了，信中的報告，只說僅知道在二月十八日在王蔭祖在Y. M. C. A. 舉行結婚禮，其餘却無從查問了。於是他失望了，在腦海裏幻現出一種可怖的慘狀：像她的身體挺直地臥在地上，面目已模糊不清了。在意識回復時，

又覺得無限悲痛，他已沈淪在悲哀的狀態中了。

他覺得住在伯父店裏，不是長久的計劃，於是要求他伯父從速找尋工作，而又得他答應了。經了幾日的奔走，工作已找到了，是一間報館的副刊編輯的職務。他對此職務還不敢担負，因自己還是一個中學生，實在沒有這樣大的力量的，他想推辭了，但他一念到店裏的人底輕蔑態度，恨不能立刻避開去，而伯父一片美意，又不好辜負，於是他決意勉強從事了。他搬到報館去，每天過着搾取腦汁的生活，候着機械式的工作了。

絞腦汁的機械式的生活，雖然是令人難過，而他却覺得比在伯父的店裏時舒適許多了；在時光如流中，他已過了一個半月報館的生活了。在一天的晚上，他正在編輯稿件，忽然走進了兩個勇糾糾氣昂昂的巡捕，眼裏射出兇猛的眼光，他不覺震顫起來了。“那一個是林志強？”一個巡捕說。他不知何來勇氣，竟站起來說：“我是林志強，什麼事情？”

“你就是林志強嗎？請你到行政局去。”一個巡捕說。已推着他走了，沒有取得他同意。他默不作聲，像待割的羔羊似的，慢慢地走向前去，心中却很疑惑着。是什麼原因？是文字的關係？是朱案的關係？是……？想不出自己是犯了什麼罪名了，在他不絕地猜想中。

他一面走着，又一面想着，行政局已到了。一個碧眼黃髮的美國人坐着，大抵他就是審問官了，很威嚴似的用英語對他問：“你就是林志強嗎？”

“是的，我就是林志強。”他用本國話回答。

“你不懂英語嗎？”那個審問官在翻譯告訴以後問。

“我不說英語，我是中國人！”他回答着，心中的熱烈的火燄，又熊熊地在燃燒起來了。

“你犯了罪了，你自己知道嗎？”又問。

“我不知道，犯了什麼罪？”他反問。

“你不知道嗎？N日報的副刊是不是你主編？”

審問官睜大着眼睛說。

“是我主編的，怎樣？”他明白自己所謂犯罪的原因，胆已壯起來了。

“你的言論反動，你知道嗎？”審問官很威嚴地問。

“言論反動，我不知道，怎見得？”他又反問。

“你宣傳三民主義呢！在我們統治下，是不許有這種煽惑人心的言論的。”審問官擺出臭架子來了。

“限你三日內離開本埠，否則押解出境。”他正要反駁時，審問官宣判似的說出來了。他心中熱血狂流着，想和他爭辯了，但在帝國主義支配下，弱小民族只有絕對的服從，那還有反抗的可能？他只得隱忍着，低着頭無精打彩地走返報館去。

經過幾番躊躇，他決意離開H埠了。在一天的清晨，他站在輪船的甲板上，向H埠告別而流浪到S埠去了。他有一個朋友正在S埠做着秘密的工

作，因為革命勢力還沒有達到S埠，整個的S埠還瀰漫着濃密的陰霾，民衆在陰霾籠罩中輾轉呼號的。他到S埠的目的，是想找着那位朋友，和他一同做密祕的工作，以完成自己底使命，而依照她的指示的；他已決定把殘餘的熱情，用在革命工作上，想藉革命工作來泯滅過去的創痕。

輪船啓碇後，H埠在模糊中消逝了；在輪船鼓浪向前奔馳中，S埠已露在目前了。他走到甲板上，見船兒已從吳淞口慢慢地駛進黃浦江了，江上羅列着無數的巨艦，把狹小的江流充塞着，不覺悲傷起來了。嗚！這是帝國主義壓迫弱小民族的工具，這是帝國主義爭奪市場的武器！假如革命成功時，決不會有這種東西來充塞了滾滾的江流。他心中這樣想着，同時眼前幻現出一種景象，覺得江上的巨艦，都是扯着青天白日旗，他歡喜欲狂了，如果不是勞動者一陣步聲衝進來，怕他還在幻想着。

他抵S埠以後，友人已找到了，由他介紹到

黨部去幹工作了，那時黨部還沒有公開，只是祕密地組織着。在革命勢力還未進展到長江流域的時候，民氣是很沈寂的，只有軍閥的跋扈風揚，土豪劣紳的橫行無忌，毒燄已沖天了，而S埠還加上帝國主義的威焰，越覺利害呢！他努力地從事工作，在危機四伏時，却一點兒不害怕，人頭赤淋淋地高掛着，他的情緒越加緊張，他不懼怕，只認作是勝利的標識。他的努力已使一般人欽佩了，在革命力量到了S埠時，他就被委任為X軍的政治部幹事了。革命勢力再北向進展，他隨軍出發了，到了P地歸諸革命勢力範圍以後，他以被誣而退職了，在P地過了一年流浪生活，已飽嘗人生滋味。這次從P地走向S埠重來，本想找一點工作棲身，可是求職業的人太多了，粥少僧多，他是一個異地孤鴻，那還有工作輪到他身上？於是他開始過的賣文的生活，不覺已過了一個多月，對着淒清的寒夜，不禁觸景傷情，又回憶起過去的陳迹來。

過去的往事，一幕一幕地在他腦海映現出來了，悲哀的情緒，又洶湧在心頭！記起了過去的一切，已是無限心酸；而幻想起將來，靈魂又不絕地動蕩；現在只有震顫地掙扎着。晶瑩的淚珠，已奪眶而交流了。他注視着案頭那張半身的妙齡女郎照片，在幻覺中，像她也向着自己流淚一般。他把照片執在手中，一面狂吻着。又一面喊着：

“雪貞啊！我親愛的妹妹啊！你還在人間？或已登天國？我在流浪的當兒，無時無刻不念及你！你如還在人間，爲什麼不寄我一點消息？你如已登天國，爲什麼在夢中不見你的芳魂到來？妹妹！你忘掉了我嗎？我不相信，我始終不相信！”

“雪貞啊！你可曾知道我幾年來的痛苦嗎？如果你親自見到我的情形，怕你要痛死了！在這幾年中，我已飽嘗苦味了，人生的真諦我已參透了，我爲你而流浪，我爲你而受苦，我是願意的。妹妹！你知道嗎？在春花秋月下，我曾爲你而痛哭；在淒風

苦雨中，我也曾爲你而痛哭；無論在快樂中或苦悶中，我一記起了你，淚兒就狂流了。我的淚珠，可曾有一滴落在你心上？！”

“雪貞啊！你勉勵我走向革命道上，爲着愛你的原因，不敢負你的囑託，我已保存着失去心靈的殘軀，預備受一切的消息了。我也曾很熱烈地參加革命隊伍裏，努力做過革命的工作，可是沒有爲民衆謀得一點兒利益，我又被擯於革命隊伍之外！雖然我還有一點不可磨滅的志願，想爲革命努力，爲民衆幸福奮鬥，可是又奈有志無力何？！革命的隊伍裏，已沒有給我站足的餘地呢！”

“雪貞啊！我初踏上人生的道上，已受盡了欺凌侮辱了，世途是巉巖的，荊棘叢生着，陷阱羅列着，識見淺薄的我，陷阱已落過去了，荊棘也把我底手足刺傷了，到處碰壁，我差不多走到絕路了，一息尚存，只有掙扎着。妹妹！多一次失敗，就多一番痛苦；多一番痛苦，對於人生就多一層認識了！”

現在我已明白了，人生是灰色的，是縹緲的，人們是在灰色的縹緲的圈子裏摸索的！”

“雪貞啊！我覺悟了。整個的世界都是在陰森冷酷的籠罩中，只有統治者才有享受快樂的機會，只有富有者才可以狂歡，可憐無告的人們，除了悽慘的呼號和悲哀的呻吟外，再沒有人來憐惜了！妹妹！這樣的社會，這樣的世界，總是給我們以痛苦的。我們要免除痛苦，只有努力奮鬥，推翻萬惡的社會，建設新的社會，這是我們的責任，我已認清楚了。妹妹！我的意志越加堅決了，我要緊握雙拳，敲碎這個萬惡的社會，在我的生命還未停止呼吸時，我始終抱定這個意志的！”

“雪貞啊！我永為海角孤鴻，不願再回到故鄉了，偉大的責任還放在我肩上！妹妹！你可曾聽到我的聲音嗎？我親愛的妹妹喲！……”

“.....”

“.....”

“.....”

他的聲音模糊了，淚珠兒已濕透手中的照片了，窗外的寒風正在狂吼着，像同情這一個可憐的青年！

(完)